

五色石

雙橋度

923.

H588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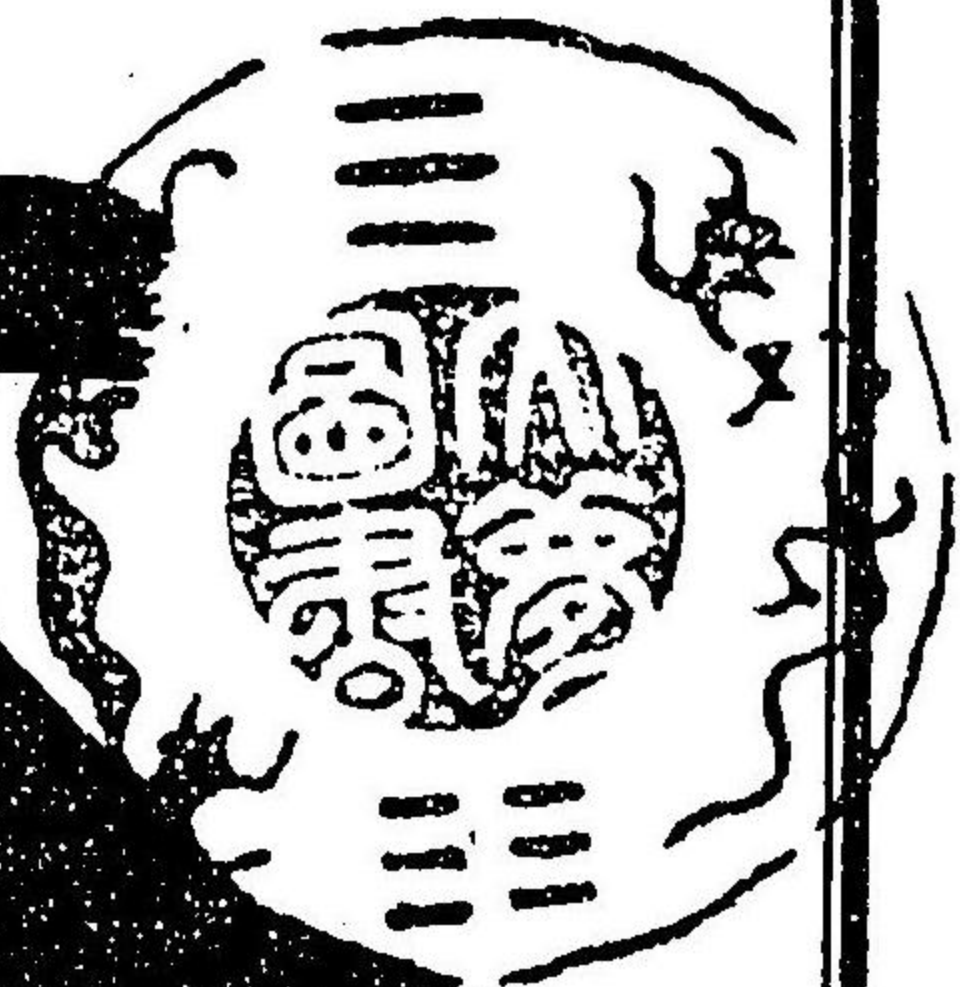
H

i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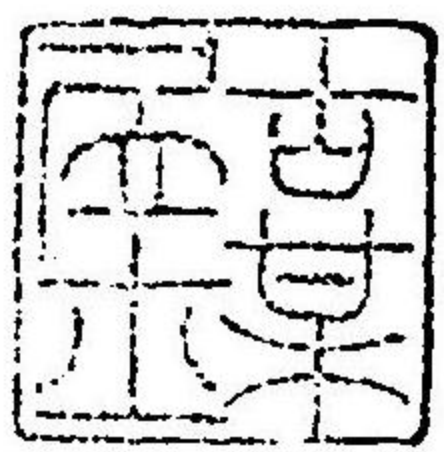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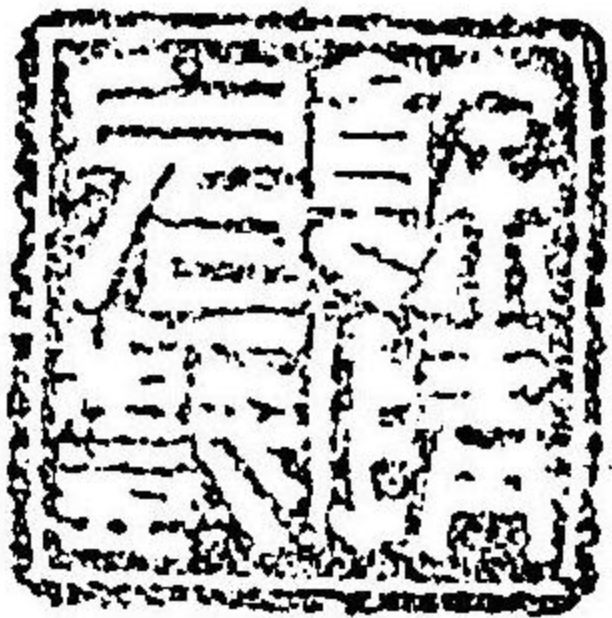
天



妙

筆

酒花朝
居士題



序言

五色石何爲而作也。學女媧氏之補天而作也。客問予曰天可補乎。予曰不可。輕清爲天。何補之有。客曰然則女媧鍊石之說何居。予曰女媧氏吾不知其有焉。否也。特昔人妄言之而子姑妄聽之云爾。然而女媧所補之天有形之天也。吾今日所補之天無形之天也。有形之天曰天象。無形之天曰天道。天象之闕不必補。天道之闕則深有待於補。客曰所謂天道之闕奈何。予曰天道不離人事者近是。如爲善未蒙福爲惡未蒙禍。禹稷不必皆榮。羿奡不必皆死。顏回早歿。盜跖善終。更有孝而召尤。忠而被謗。德應有後而弗續。箕裘化



足刑于而致乖琴瑟。永懷奉養而哀風樹之莫寧。眷念在原而
悵鶴鳴之終鮮。以至施恩而遭負心之友。善教而得不令之徒。
媚背義翁。奴欺仁主。諸如此類。何可勝數。甚且顛倒黑白。淆亂
是非。燕人之石則見珍。荆山之璞則受別。良馬不逢伯樂。真龍
乃遇葉公。名才以痼疾沉埋。英俊以非辜廢斥。送窮無計。乞巧
徒勞。青氈既歎。數奇紅顏。又嗟命薄。或赤繩誤牽。或藍田虛種。
或彩雲易散。傷哉玉折蘭摧。或好事難成。痛矣釵分鏡破。或睽
違異地。二美弗獲相通。或咫尺各天。兩賢反至相厄。倩盼之碩
人是悼。婉孌之季女斯飢。茲皆吾與子披陳往牒。遐覽古今所
欲搔首問天。欲歔太息。而莫解其故者也。豈非女媧以前之闕

也不可。知而女媧以後之天之闕。真有屈指莫能殫。更僕莫能
盡者哉。客曰如子所言。其闕誠有然矣。今子以文代石。遂足以
補之乎。予曰吾固與子言之矣。女媧氏五色石吾不知其有焉。
否也。則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補之。亦未知其能補焉否也。第
自吾妄言之。而抵掌快心。子妄聽之。而入耳滿志。舉向所望其
如是。恨其不如是者。今俱作如是觀。則以是爲補焉而已矣。客
聞予言而稱善。予遂以五色石名篇。而爲之序。

筆鍊閣主人題於白雲深處

序

予嘗負文事。往于橫港。淹留旬餘。一日得閑。訪外商市廛。偶觀清人開書肆。予問曰。近船新書。有何奇書。肆主曰。新書發刊。日多一日。其類亦爲不少。予曰。新書雖多。足見者甚鮮矣。非紙故人之糟粕。則係群書之抄錄。唯新其名耳。未見有一讀驚人。新著。我邦亦雖多。新書十之七八。係翻譯書。若古書。翻刻而政事。窮理。經濟。歷史等書。最多。獨至小說。寥寥然矣。予太好小說。若有新著。傾囊不惜。肆主曰。小說新著。愈出愈奇。我藏數種。擇取一本。則幸甚。肆主爲予探書籠。拔數本。見示。予試閱之。篇々臚列。蝌斗耳。陳話腐說。宛如嚼蠟。不足讀也。予曰。書名雖新。惜

哉陳腐。寧取故書而已。肆主不喜曰：我非故書肆。子好故書，則須問曝書肆也。予曰：予所謂故書，非謂蠹魚腹中書。書故而紙新之謂也。肆主未曉，故意頷。故書籠投于肆頭，中有五色石。予嘗讀之，猶在記臆，問其價，則却倍新書。予怪詰之，肆主曰：五色石有名奇書也。我僅藏一本。子盍嘲新書，以爲不如故冊子。故示之而已。子不知乎？故書佳者，貴於新書。予莞爾不答。遂購而歸。此篇係筆鍊閣主著，雖不知其何人，蓋亦小說家之巨臂也。全篇八卷，每卷異話，文字珠玉，筆彩爛熳，按之則水紋疏越，鏗如子野之清商，披之則雲錦紛綸，燦若季倫之步障。至其樹寫人情，如脫靴爬痒，精細緻密，讀者或喜或怒，或哀或樂，又或惹恨，餘意嫋々，掩卷味存，真一大奇書也。著者擬女媧氏之補天，以五色石名篇，豈其偶然哉？再三讀之，益感動人。予訂正誤脫，傍施訓點，珍重藏之久矣。頃者書肆高田氏見來訪，談偶及小說，予出五色石示之，高田氏贊稱不措，曰：獨讀樂不如與衆共讀樂。此篇宜上剗，強乞不已。予不能拒，更加評點，與之亦寔足以補無形之天乎。以爲序。

明治十有六年初冬

撫松居士識

五色石目次
卷之一
二橋春
假相如巧騙老王孫
活雲華終配真才子
卷之二
雙鵬慶
仇夫人能回獅子吼
成公子重慶鳳毛新
卷之三
朱履佛
去和尚偷開月下門
來御史自鞠井中案

點評 五色石目次

卷之一

二橋春

假相如巧騙老王孫
活雲華終配真才子

卷之二

雙鵬慶

仇夫人能回獅子吼
成公子重慶鳳毛新

卷之三

朱履佛

去和尚偷開月下門
來御史自鞠井中案

卷之四

白鈞仙

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脫桔囚贈死是起死

卷之五

續箕裘

吉家姑搗鬼感親兄 慶藩子失王得生父

卷之六

選琴瑟

三會審辨出李和桃 兩納聘方成秦與晉

卷之七

虎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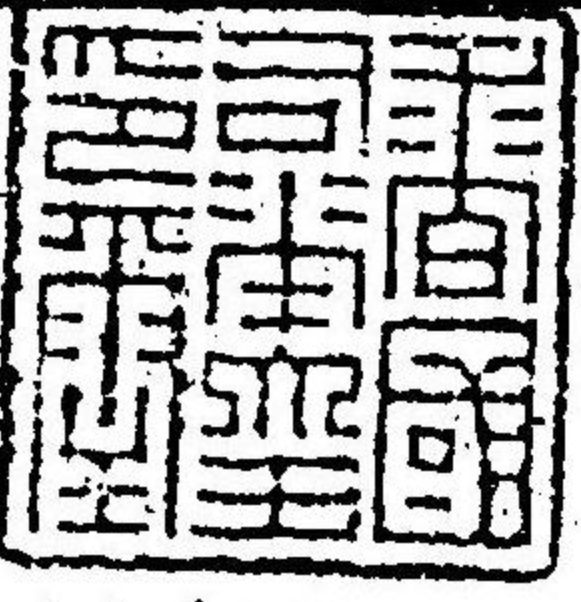
撰哀文神醫善用藥 設大誓敗子猛回頭

卷之八

鳳鸞飛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奴與婢並受兩丹詔

目次終



佳才子
相原來
甚難今
了於難
則却佳

點評 五色石卷之一

服部誠一 評點

二橋春

假相如巧騙老王孫 活雲華終配真才士

黃卷無靈紅顏薄命從來缺陷難全却賴如椽彩

筆譜作團圓縱有玉埋珠掩翻往事改成濃艷休

扼腕不信佳人偏無福分邀天右調戀芳春

天下才子定當配佳人佳人定當配才子然二者相

須之慙往々相遇之踈絕代嬌娃偏遇着庸夫村漢

風流文士偏不遇艷質芳姿正不知天公何意偏要

此等遇不
遇幸不幸
使人酸鼻
不措者倒
惹起佳人
才子之奇
遇來何等
絕妙

如此配合即如謝幼與遇了沒情趣的女郎被他投
梭折齒朱淑真遇了不解事的兒夫終身飲恨每作
詩詞必多斷腸之句豈不是從來可恨可惜之事又
如元微之既遇了鶯々偏又亂之而不能終之他日
托言表兄求見而不可得王嬌娘既遇了申生兩邊
誓海盟山究竟不能成其夫婦似這般決裂分離又
使千百世後讀書者代他惋惜這些往事不堪盡述
如今待在下說一箇不折齒的謝幼與不斷腸的朱
淑真不負心的元微之不薄命的王嬌娘才子佳人
天然配合一補從來缺陷這樁佳話其實足動人聽

忽移一棟
早梅來不
知後來何
等驚見宿

偶然架二
橋偶然為
梅驚奇遇
之階梯

話說元武宗時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一箇鄉紳姓
陶名尚志號隱齋甲科出身歷任至福建按察司只
因居官清介不合時宜遂罷職歸家中年無子止生
一女小字含玉年方二八生得美麗非常更兼資性
敏慧女工之外詩詞翰墨無所不通陶公與夫人柳
氏愛之如寶不肯輕易許人必要才貌和他相當的
方與議婚因此遲々未得佳配陶公性愛清幽于住
宅之後起建園亭一所以為游泳之地內中多置花
木竹石曲澗流泉依做西湖景致又於池上築造雙
橋分列東西以當西湖六橋之二因名其園曰雙虹

春光滿園
花已呈媚
嬌兒何處
埋伏

俄然寫出
一個少年
恰似鶯兒
出谷來

圍取雙橋落彩虹之意這園中景致真箇可羨正是

碧水遙看近若空 雙橋橫梗似雙虹

雲峯映射疑天上 臺榭參差在鏡中

陶公日常游咏其中逍遙自得時值春光明媚正與
夫人小姐同在園中游賞只見管門家人持帖進票
道有武康縣黃相公求見陶公接帖看時見寫年任
黃琮文字便道來得好我正想他夫人問道這是何
人陶公道我同年黃有章之子表字黃蒼文當黃年
兄去世之時此子尚幼今已長成讀書入泮甚有文
譽我向聞其名未曾會面今來拜謁須索留款夫人

何等秀才
何等玉質

恬特兼失
直個孤兒
這大不幸
却合蓄後
日大歡

聽說欲留款恐他要到園中來先携小姐入內去了
陶公即出至前廳叫請黃相公相見只見那黃生整
衣而入道他怎生模樣

丰神雋上態度安閒眉宇軒々似朝霞孤映目光
炯々如明月入懷昔日叨陪鯉對美哉玉樹臨風
今茲趨托龍門允矣芳蘭竟體不異潘郎擲果返
恍疑洗馬渡江來

陶公見他人物俊雅滿心歡喜慌忙降階而迎相見
禮畢動問寒暄黃生道小侄不幸恬特兼失兒女無
依久仰老年伯高風止因帶水之隔不得時親杖履

真遊近相遇
適我願

株園鶯鶯
早裏飛
梅燕一

今游學至此冒叩台輝敢求老年伯指教陶公道老
夫與令先尊夙稱契厚不意中道棄捐今見賢侄如
見故人賢侄天資穎妙老夫素所欽仰今更不恥下
問足見虛懷黃生道小侄初到舍館未定不識此處
附近可有讀書之所必得密邇高齋以便朝夕趨侍
陶公道賢侄不必別尋寓所老夫有一小園頗稱幽
雅儘可讀書數日前本地木鄉官之子木長成因今
歲是大比之年欲假園中肄業老夫已許諾今得賢
侄到來同坐更不寂寞但簡褻嘉賓幸勿見罪黃生
謝道多蒙厚意只是攪擾不當陶公便命家人引着

二橋中間
隔以竹
籬如何遮
得早梅送
香鶯兒送

未婚娶三
目字為大眼

黃家老蒼頭搬取行李去園中安頓一面置酒園中
邀黃生飲宴黃生來到園中陶公携他到處游覽黃
生稱贊道佳園勝致畢備足見老年伯胸中丘壑陶
公指着雙橋道老夫如今中分此二橋自東橋一邊
賢侄與木兄作寓西橋一邊老夫自坐但老荆與小
女常欲出來游賞恐有不便當插竹編籬以間之黃
生道如此最妙說話間家人烹酒席已完陶公請黃
生入席黃生遜讓一回然後就坐飲酒中間陶公問
他會婢媼否黃生答說尚未婚娶陶公叩以詩詞文
藝黃生因在年伯之前不敢矜露才華只略略應對

現出一醜
漢對大秀

醜漢忽被
奪園裏所
占春光九
分春望可
想失望可

而已。宴罷陶公便留黃生宿于園內。次日即命園公於雙橋中間編籬遮隔分作兩下。止留一小女角門以通往來。黃生自於東邊亭子上做了書室安坐讀書。不一日只見陶公同着一箇方巾潤服的醜漢到亭子上來。黃生慌忙迎接。敘禮畢陶公指着那人對黃生道。此位便是木長生兄。黃生拱手道。久仰大名。木生道。不知仁兄在此。失具賤柬。異日尚容專拜。陶公道。二位既為同學。不必拘此客套。今日叙過便須互相砥志。老夫早晚當來捧讀新篇。刻下有一小事不及奉陪。因指着一箇小閣向木生道。木兄竟于此

道般醜郎
配得佳郎
那才子將
配着何者

醜郎知否
好在虎威
不配在天
所及

處下榻可也。說罷作別去了。二人別過陶公。重復敘坐。黃生看那木生面龐醜陋。氣質粗疎。談吐之間。又甚俚鄙。曉得他是膏粱子弟。掛名讀書的。正是面目既可憎。語言又無味。腹中何所有。一肚腌臢氣。原來木長生名喚一元。是本學秀才。其父叫做木采。現任江西南贛兵道。最是貪橫。一元倚仗父勢。貪緣入學。其寔一竅未通向。因父親作官在外。未曾與他聯姻。他聞得陶家含玉小姐。美貌意欲求親。却怕陶公古怪。又自度人物欠雅。不足動人。故借讀書為名。假

失望之極
易惹怨醜
郎之心亦
可怖

寓園中希圖入脚不想先有一箇俊俏書生在那裡
 作寓一元心上好生不樂又探得他尚未婚娶一發
 着急當下木家僕人自把書集等物安放小閣中一
 元別却黃生自去閣內安歇過了一日一元到黃生
 齋頭間裏只見白粉壁上有詩一首墨跡未乾道是
 時々竹裡見紅泉 殊勝昆明鑿漢年
 織女橋邊烏鵲起 懸知此地是神仙
 右集唐一絕題雙虹園
 一元看了問是何人所作黃生道是小弟適間隨筆
 不足寓目一元極口贊嘆便把來念了一念牢々記

醜郎巧運
醜策要嘴
若人醜策
之醜得無
發露則亦
是一箇醜
才子

真個以
方欺君子
者

熟回到閣中想道我相貌既不及黃蒼文才調又對
 他不過不如先下手為強他方纔這詩陶公尙未見
 我抄去送與陶公看只說是我做的陶公若愛才或
 者不嫌我貌那時央媒說親便有望了又想到他做
 的詩我怎好抄得却又想到他也是抄唐人的難道
 我便抄他不得只是他萬一也寫得與陶公看却怎
 麼好又想了一回道陶公若見了他詩問起我來我
 只認定自己做的倒說他是抄襲便了算計已定取
 幅花箋依樣寫成後書通家侄木一元錄呈隱翁老
 先生教政寫畢隨即袖了步到角門邊欲叩門而

入門亦是不肯
知廉恥此故
惡那倭奴

這般巧言
騙着得人
不疑

入却恐黃生知覺乃轉身走出園門折到大門首正值陶公送客出來一元等了他送了客隨後趨進陶公見了相揖就坐問道近日新製必多老夫偶有俗冗未及請教今日必有佳篇見示一元道謝劣下才豈望大誨適偶成一小詩敢以呈醜唯求斧政袖中取出詩箋陶公接來見了大贊道如此集唐真乃天造地設但恐小園不足當此隆譽因問做年侄黃蒼文亦有新篇否一元便扯謊道黃兄製作雖未請教然此兄最是虛心自己苦吟不成見了拙咏便將吟藁塗落更不錄出說道兄做就如我做了竟把拙咏寫

欺人以實
何等妙騙

原評錯認
得妙

原評又錯
認得妙

在壁上不住吟咏這等虛心朋友其實難得陶公道黃生也是高才如何不肯自己做或者見尊咏太佳故閣筆耳然雖如此老夫畢竟要他自己做一首說罷便同着一元步入後園徑到黃生齋中相見畢看壁上時果然寫着這首詩陶公道賢侄大才何不自著佳咏却只抄錄他人之語黃生聽了只道說他抄集唐人詩句乃遜謝道小侄菲陋不能自出新裁故聊以抄襲掩拙陶公見說信道他是抄襲一元詩句乃笑道下次還須自做為妙言訖作別而去一元暗喜道這番兩家錯認得好待我有心再哄他一哄便對黃

倒說抄襲
之妙感起
他來又娶
偷欺騙料

原評帖得
惡他帖壁
先是他帖
此是佞奴
長處此處
原評此處
最妙此處

生道適間陶公雖說自做為妙然自做不若集唐之
難把唐人詩東拆一句西拆一句湊成一首要如一
手所成甚不容易吾兄可再集得一首麼黃生道這
何難待小弟再集一首請教遂展紙揮毫又題一絕
道

間雲潭影日悠悠 別有仙人洞壑幽

舊識平陽佳麗地 何如得觀此風流

一元看了拍手贊嘆便取來貼在壁上黃生道不要
帖罷陶年伯不喜集唐詩他纔說得過我又寫來粘
帖只道我不虛心一元道尊咏絕佳但帖不妨黃生

帖壁去後
依樣錄出
詭計亦妙

原評不說
妙說忽無
話此處真

見一元要貼不好揭落得只得由他貼着一元回到
閣中又依樣錄出後寫自己名字至次日封付家僮
密送與陶公陶公見了又大加稱賞却怪黃生為何
獨無吟咏因即步到黃生書室欲觀其所作相見未
及開言却見壁上又粘着此詩暗想道此人空負才
名如何只抄別人詩自己不做一句心下好生不悅
口中更不復說只淡淡說幾句閒話踱進去了
這兩番脫騙神出鬼沒正是

掉謊脫空為妙計 只將冷眼抄他去

抄人文字未為奇 反說人抄真怪異

你莫見他
花容恐痴
情迫忽露

一元此時料得陶公已信其才便欲遣媒說親恐再
遲延露出馬脚却又想道向慕小姐美貌只是未經
目觀前聞園公說他常要來園中游賞故編籬遮隔
爲何我來了這幾時並不見他出來我今只到橋上
探望倘若自然相遇自此時常立在東橋探望
西橋動靜原來小姐連日因母親有恙侍奉湯藥無
暇窺園這一日夫人病愈小姐得暇同了侍兒拾翠
來到園中間步那拾翠是小姐知心貼意的侍兒才
貌雖不及小姐却也識字知書形容端雅當下隨着
小姐步到橋邊東瞻西眺看那繁花競秀百卉爭妍

認得醜貌
佳人之心
自是不動

痴人說夢
心亦恍然

不想一元此時正立在東邊橋上望見西橋兩箇美
人臨池而立便悄然走到角門邊舒頭探腦的看拾
翠眼快早已瞧見忙叫小姐道那邊有人偷看我們
小姐擡起頭來只見一箇醜漢在那裡窺覷連忙轉
身攙着拾翠一同進去正是

未與子都逢

那許狂且覘

却步轉身回

橋空人不見

一元既見小姐大喜道小姐之美名不虛傳便是那
侍兒也十分標致我若娶了小姐連這侍兒也是我
有隨即回家央了媒婆到陶家議親陶公私對夫人

夫人亦殆
落於脫騙
中才子倚
若知之果
有何等怨
詳慎二字
纒繫佳人
才子之奇
原評眼力
殊勝陶老
了以看破
足郎之醜

道前見黃生人物俊雅且有才名我頗屬意誰想此
人有名無實兩番做詩却抄了木長生詩那木長生
貌便不佳却倒做得好詩夫人道有貌無才不如
才無貌但恐貌太不佳女兒心上不樂婚姻大事還
須詳慎陶公依言遂婉復媒人只說尙容商議原來
陶公與夫人私議之時侍兒拾翠在旁一々聽得便
到房中一五一十說與小姐知道小姐低頭不語拾
翠道那木生莫非就是前日在橋邊偷觀我們的我
看這人面龐粗陋全無文氣如何老爺說他有才不
知那無才有貌的黃生又是怎樣一箇人小姐道這

佳人也
亦勝陶老

醜郎忽去
才郎忽見

事只顧說他怎的拾翠唉了一聲自走開去小姐曰
雖如此說心上却放不下想道這是我終身大事不
可造次若果是前日所見那人其寔不像有才的爹
々前日說那黃生甚有才名如何今又說他有名無
實又想到若是才子動履之間必多雅致若果有貌
無才其舉動自有一種粗俗之氣待我早晚瞞着丫
鬟們悄然獨往後園偷瞧一回便知端的過了幾日
恰遇陶公他出後園無人小姐遣開衆丫鬟連拾翠
也不與說知竟自悄悄地來到園中原來這幾日本一
元因與陶家議親不好坐在陶家托言杭州進香到

才子一舉
動使佳人
惹百箇思

此處光景
勝畫

一首詩又
欲引一話
柄

西湖上遊耍去了黃生獨坐園亭因見池水澄徹可愛乃手携書卷坐于東橋石欄之上對着波光開書朗誦小姐方走到西橋早聽得書聲清朗便輕移蓮步密啓角門潛身張看只見黃生對着書編咿唔不較目不他顧小姐看了半晌偶有落花飄向書卷上黃生仰頭而視小姐恐被他瞧見即閉上角門仍回內室想道看這黃生聲音朗々態度翩翩不像沒才的還只怕爹々失於蒸鑑想了一回見桌上有花箋一幅因題詩一首道

開卷當風曳短襟

臨流倚石發清音

想携謝眺驚人句

故向橋頭搔首吟

題罷正欲藏過却被拾翠走來見了唉道小姐此詩想有所見小姐含羞不答拾翠道看此詩所咏必非前日所見之人小姐不必瞞我請試言之小姐見他說着只得把適間私往園中窺見黃生的話說一遍拾翠道據此看來黃生必是妙人非木家醜物可及但如今木生倒來求婚老爺又認他是才子意欲許允所以不即許者欲窺小姐之意耳小姐須要自己放出主意小姐道黃生器宇雖佳畢竟不知內才如何木生雖說有才亦未知虛實爹々還該面試二生

佳人已不
說了他幾
等妙話情
他妙致何

有心不說
含情不言
真是不變
淑女彼

俄然喜信
到忽欲生
大波瀾

亦是一篇
小眼目

以定優劣拾翠道小姐所見極是何不竟對老爺說
小姐道此豈女兒家所宜言只好我和你私議正
話間小鬟來說前廳有報人來報老爺喜信小姐聞
言便叫拾翠收過詩箋同至堂前詢問只見夫人正
拿報帖在那裡看小姐接來看時上寫道

兵科樂成一本為籲恩起廢事奉聖旨陶尚志着
照原官降級調用該部知道隨經部覆陶尚志降
補江西贛州府軍務同知限即赴任奉聖旨是
原來這兵科樂成號憲之為人公道甚有作略由福
建知縣行取入科是陶公舊時屬官向蒙陶公青目

陶老抵今
猶在脫騙
中却妙

了容代小
姐容代小
面試來惟
這面試陶
老雖去不
能退醜奴
之醜計

故今特疏題薦當下陶公聞報對夫人道我已絕意
仕進不想復有此役既奉簡書不得不往但女兒年
已長成姻事未就黃生既未堪入選木生前日求婚
我猶豫未決今我選任贛州正是他父親的屬官若
他再來說時不好拒得小姐見說起木家姻事便快
快的走開去了夫人道據說黃生有貌木生有才畢
竟不知女兒心上取那那一件拾翠便從旁接口道窺
小姐之意要請老爺面試二生必須真正才子方與
議婚陶公道這也有理但我憑限嚴緊急欲赴任木
生在杭州未歸不及等他却怎麼處夫人道這不妨

點點
五色
石

原評老婦
聲口

近日算命的說我有些小悔不該出門相公若急欲
赴任請先起身我和女兒隨後慢慢來待我在家垂簾
面試將二生所作就付女兒評看何如陶公道此言
極是少頃黃生登堂作賀陶公便說老夫刻期赴任
家眷還不同行賢侄可仍寓園中木兄少不得也就
來黃生唯々稱謝陶公擇了吉日束裝先到任所去
黃生候送一程仍回雙虹園方入園門遙見隔籬有
紅粧掩映黃生悄悄步步至籬邊窺覷只見一箇美人
凭着橋欄臨池而坐有詞一首單道那臨池美人好
處

才子觀佳
人照應佳
人先覩才
子處

這般丰姿
何人不動
心

天邊織女降層霄凌波香袂飄誰云洛浦佩難招
游龍今未遙腰細柳口櫻桃春山淡々描雙橋若
得當藍橋如何貯阿嬌
原來那美人就是含玉小姐他因父親匆匆出門未
及收拾園中書集故特來檢點偶見池中魚游水面
遂凭欄而觀却不防黃生在籬外偷睛飽看少頃拾
翠走來叫道小姐請進去小姐方纔起身冉冉而去
黃生看得仔細想道天下有恁般標致女子就是這
侍兒也甚風韻他口呼小姐必是陶年伯令愛吾聞
年伯艱于擇婿令媛尚未字人像我黃蒼文這般才

評
五色
石

二橋春

十三

點五色石

原評已會
識荆才子
佳人窺子
互相窺觀
未相窺觀
處在此妙

貌可也難得如何當面錯過又想道從來佳人必愛才子方纔我便窺見小姐小姐却未見我若見我自
然相愛可惜被這疎籬遮隔不然我竟闖到他跟前
看他如何痴々的想了一回便去白粉壁上題詩一
首道

插棘爲藩竹作牆 美人咫尺隔蒼霜

東籬本是淵明業 花色還應獨取黃

右題雙虹圖疎籬一絕

自此黃生讀書之暇常到籬邊窺看忽一日陶家老
蒼頭傳夫人之命請黃生至前堂飲酒說道木相公

二箇少年
未知名試
一箇想爲
他設宴一
箇想親事
已成面試
全出於不
意妙亦妙
矣

昨已歸家老夫人今日設宴款他特請相公一同叙
飲黃生想道此必因陶年伯做了木鄉官的屬官故
款其子以致慇懃耳便同着蒼頭到前堂恰好木一
元也到相見叙話一元揚々得意原來一元從武陵
歸聞陶公做了他父親屬官歡喜道今番去求婚十
拿九穩及見陶家請酒認道是好意故欣然而來堂
中已排列酒席蒼頭稟道老爺不在家沒人作主便
請二位相公入席休嫌簡褻一元道老爺榮行我因
出外未及候送今反造擾何以克當黃生道恭敬不
如從命小弟代做年伯奉陪一元道兄是遠客還該

評五色石

二橋春

十四

黃生不知，却如意一元。者揚々自，得於起則。試遠起則。妙處起則。一元狼狽。狀可想。原評飽箇。弗知飽箇。苦。

上坐兩箇遜了一回。大家序齒畢竟一元滯了。酒至半酣，忽聞裡邊傳命，教將堂簾垂下。老夫人出來，也黃生不知何意。一元却認是要相他做女婿，只把眼，睨着簾內粧出許多假風流身段。着寔難看，正做得高興，只見蒼頭捧着文房四寶送到席上。道夫人說：雙虹小圃未得名人題咏，敢求二位相公各製新詞一首，為園亭生色。萬祈勿吝珠玉。一元聽罷，驚得呆了。一時無措，只支吾道：題詞不難，只是不敢以醉筆應命。且待明日做了送來。黃生笑道：飲酒賦詩，名人韻事。木兄何必過謙。况伯母之命，豈可有違。小弟先

即席題成，不假思想。才子伎倆，到此不可。批。

原評出醜，了。已出醜了。又要掩之。何等醜。

着俚詞，拋磚引玉，說罷展紙揮毫，不假思索，題成憶秦娥詞一首。
芳園僻。六橋風景三之一。三之一。移來此地更饒幽色。漫誇十里波光碧。何如側足雙橋立。雙橋立。蟠虹繞處，如逢彩石。
一元見黃生頃刻成章，愈加急，沒奈何只得也勉強握管，構思却沒想一頭處蒼頭一面先將黃生題詞送進去了。須臾出來，說道：夫人見詞極其稱賞，今專候木相公佳製，以成雙美。一元急得腸斷，攢眉側腦，含毫苦吟，爭奈一箇字也不肯到筆下來。正是

一元心上
苦中遇苦

耳熱頭疼面又赤
吮得枯唇都是墨
鬢鬚撚斷兩三莖
此處無文抄不得

一元正無奈何只見蒼頭又來說道夫人說圍中東西二橋今我家與二位相公各分其半乞更以半圍為題即景題詞一首一元見一詞未成又出一題嚇得目瞪口呆開連應答也應答不出黃生却不慌不忙取過紙筆立地又成一詞仍用前調

銀河畔牛郎織女東西判東西判平分碧落中流隔斷等閒未許乘槎泛何時得賜仙橋便仙橋便佳期七夕終須相見

若不值酒
單值面賦
一元將托
何去
原許老木
盡情了
原許出醜
極矣
佳人才子
到此意氣
正相投

黃生寫完問道木兄佳作會完否請一發做了第二題一元料想掙扎不出什麼來乃佯作醉態擲筆捲紙道拙作已完但甚潦單尚欲細改另日請教蒼頭還在旁催促道老夫人立候便請錄出罷倒是黃生見不像樣對蒼頭道先把我的送進木相公已醉只好明日補做了一元便起身告辭假做踉蹌之狀叫家人扶着去了黃生亦傳言致謝夫人自回雙虹圍中夫人命蒼頭送茶來黃生問道夫人見我題詞果然怎麼說蒼頭道題目便是夫人出的文字却是小姐看的黃生驚喜道原來你家小姐這等聰明蒼頭

評五色

二橋卷

十六

一元露出
馬脚來馬
脚亦甚大
掩到這不可

唉道相公可知夫人今日此舉正為小姐哩前日本相公會央媒來議親故今日面試他文才不想一字不成夫人好生不樂只稱贊相公大才黃生聽說不覺大喜正要細問却因蒼頭有別事匆匆去了黃生想道木家求婚倒不成我不求婚倒有些意思這兩首詞就是我一定婚符帖便將兩詞寫在壁上自吟自咏道銀河織女之句暗合道妙豈非天緣想到妙處手舞足蹈不說黃生歡喜且說木一元回家懊恨道今日那裡說起弄出這箇戲文來若是老夫人要面試真才方許親事却不倒被小黃得了便宜去想了

原評假透
了頭忍不
到底

面試一事
亦欲為脫
騙料何等
狡險

此事非沒
處恥者不
可做

一想道有了我索性假到底罷明日去抄小黃詞認做自已製作連夜趕到江西面送與陶公看說他夫人在家垂簾面試我即席做成他自然准信一面再要父親央媒去說他是屬官不怕不從既聘定了便是夫人到時對出真假也只索罷妙計妙計次日便往雙虹園中黃生正在那裡吟咏這兩詞見了一元拱手道木兄佳作想已錄出正要捧讀一元道珠玉在前小弟怎敢效顰昨因酒醉未及細讀佳章今日特來請教黃生指着壁上道拙作不堪幸賜教政一元看了一頭贊嘆一頭便把筆來抄錄連前日寫在

原評
透了
原評
仍
得好
原評
仍
得好

壁上的這首疎籬絕句也都抄了黃生道但語抄他
則甚一元道正要抄去細讀又見黃生有一本詩稿
在案頭便也取來袖了黃生道這使不得一元道小
弟雖看不出吾兄幸勿吝教捧讀過了即當奉還說
罷作別回家歡喜道不但抄了詩詞連詩稿也被我
取來我今都抄去哄騙陶公不怕他不信遂將兩詞
一絕句寫在兩幅花箋上詩稿也依樣抄謄一本都
寫自己名姓打點停當即日起身赴江南去正是
一騙再騙 隨機應變
妙弄虚頭 脫空手段

優劣已定
婚事未定
只是多憾

原評
補寫
得好

却說夫人面試二生優劣已定正要到任所對陶公
說知商量與黃生聯姻不意身子偶染一病耽延月
餘方纔平復因此還在家中養病小姐見黃生題詞
十分贊賞侍兒拾翠道前日夫人面試之時拾翠曾
在簾內偷觀那黃生果然是箇翩翩美少年正堪與
小姐作配相形之下愈覺那木生醜陋小姐道黃生
既有妙才如何老爺前日說他倒抄了木生詩那
木生面試出醜如何前日又偏做得好詩拾翠道
便是這等可疑竟去問那黃生看他怎麼說小姐
沉吟道去問也使得只是勿使人知覺拾翠應諾

點評
五色
石

原評甚是有

佳入用心
感不該

便私取小姐前日所題詩箋帶在身，悄悄地來到後園開籬邊角門去過，東橋只見黃生正在橋頭間看見了拾翠，認得是前番隔籬所見這箇侍兒，連忙向前作揖，拾翠回了一禮，只說要到亭前採花，黃生隨他到亭子上，拾翠採了些花，黃生問道：「小娘子是夫人侍妾，還是小姐女伴？」拾翠笑道：「相公問他則甚？」黃生道：「小生要問夫人見我題詞，作何評品？」拾翠道：「尊製絕佳，夫人稱羨之極，只是木相公亦能詩之人，如何前日不吟一字？」黃生道：「我與木兄同坐這幾時，並不曾見他有甚吟咏。」拾翠道：「他有題雙虹圍集唐

了雙真同
醜了郎已出

才子莫怨
却故我烟寧

詩二首送與老爺看，老爺極其稱贊，聞說相公這般大才也，甘拜下風，怎說他沒吟咏？黃生驚道：「那裡說起？」指着壁上道：「這兩首集唐詩，是小生所作，如何認做他的？」拾翠道：「他說相公並不會做，只抄錄了他的。」黃生道：「足道畜生這等無恥，怎麼抄我詩去哄你老爺？」反說我抄他詩，怪道你老爺前日見了我詩，快快不樂，說道：「不該抄襲他人的。」我只道他說不要集唐人舊句，原來却被這畜生脫騙，他設心不良，欲借此為由，妄議婚姻，若非前日夫人當堂面試，豈不真偽莫分？拾翠笑道：「當堂面試，倒是我小姐見識。」若論老

點評
五色
石

二橋春

十九

原評語極
輕倩才子
佳人才子
既相親
已相親
醜郎類
矣計亦宜

爺竟被他騙信黃生道小姐既有美貌又有美才真
偽自難逃其明鑒拾翠道我小姐美貌相公何由知
之黃生笑道寔不相瞞前日隔籬遙望獲觀嬌姿便
是小娘子的芳容也曾竊窺過來若不信時試看我
壁上所題絕句拾翠擡頭看了壁上詩笑道花色取
黃之句屬望不小只是相公會竊窺小姐難道小姐
偏不會竊窺相公黃生喜道原來小姐也會窺我來
他見了我可有甚說拾翠道他也會吟詩一首黃生
忙問道詩怎麼樣的小娘子可記得拾翠道記却不
記得詩箋倒偶然帶在此黃生道既帶在此乞即賜

才子始吐
心腸不遲
不早吐妙

觀拾翠道小姐的詩我好私付相公黃生央懇再
三拾翠方把詩箋遞與黃生看了大喜道詩意清新
班姬謝蘊不是過也小生何幸得邀美人寵盼便又
將詩朗吟數過笑道小姐既效東隣之窺小生願與
東床之選拾翠道才子佳人互相心許夫人亦深許
相公才貌婚姻自可有成今歲當大比相公且須專
意功名黃生道多蒙指教只是木家這畜生前日把
我詩詞詩稿都取了去近聞他已往江西只怕又去
哄老爺况老爺又是他父親屬官萬一先許了他親
事豈不大誤拾翠道這也慮得是當爲夫人言之說

原評伏後

佳入此行
有何等快
意

罷起身告辭黃生還要和他叙話恐被外人撞見事
涉嫌疑只得珍重而別拾翠回見小姐細述前事小
姐道原來木生這等可咲只是我做的詩你怎便付
與黃生拾翠道今將有婚姻之約這詩箋便可為御
溝紅葉但木家惡物竊詩而行倘又為脫騙之計誠
不可不慮小姐道奸人假冒脫騙畢竟露些破綻老
爺作事把細料不為所惑夫人病體已痊即日也要
到任所去也言未已丫鬟傳說夫人已擇定吉期只
在數日內要往江西去小姐便與拾翠檢點行裝至
期隨着母親一同起行黃生亦謝別陶老夫人往杭

原評伏後
俄然事起
又妨佳入
才子之間
却有餘味
又現出人
為佳奇變

州等候鄉試不在話下却說木一元到江西見了父
親木采說知陶家議親一事木采道這不難他是我
屬官不怕不依我々聞他與本府推官白素僚誼最
厚我就托白推官為媒一元大喜次日袖了抄寫詩
詞詩稿具了名帖往拜陶公且說陶公到任以來刑
清政簡只是本地常有山賊竊發陶公職任軍務頗
費經營幸得推官白素同心贊助那白推官號繪菴
江南進士前任廣東知縣陞來贛州做節推也到任
未幾為人最有才幹但中年喪妻未有子嗣亦只生
得一女名喚碧娃年將及笄尚未字人聰明美麗與

原評伏後文

陶小姐彷彿白公因前任廣東路途遙遠不曾帶女兒同行及陞任贛州便從廣東到江西任所一面遣人到家接取小姐叫他同着保母到贛州來此時尙未接到那白公欲爲女兒擇婿未得其人因與陶公相契常對陶公說可惜寅翁也只有令媛若還有令郎時我願將小女爲配當日陶公正在白公衙中議事而回門吏稟說兵道木爺公子來拜陶公看帖請入後堂相見叙坐寒溫罷一元把夫人垂簾面試事從容說及隨將詞箋送上陶公看了點頭稱賞因問黃生那日所作如何一元便道黃生這日未曾脫稿

飽哄了人
何等大胆
兒何等沒
廉恥

惜哉添出
一詩稿馬
脚忽露

拙咏却承他謬賞又抄錄在那裡陶公不樂道黃生美如冠玉其中無有單會抄人文字自己竟做不出一元道這是他虛心處他若做出來自然勝人都因拙咏太速就以致他垂成而輒止說罷又將詩稿一本並絕句一首送上說道這是晚生平日所作黃兄也會抄去今乞老先生教政陶公正欲展看前堂傳鼓有要緊公事請出堂料理一元起身告別陶公道尊作尙容細讀別了一元出堂料理公事畢至晚退歸私署想道人不可貌相誰知木生倒有此美才黃生倒這般不濟既經夫人面試優劣東床從是可定

點
五
色
石

君子可欺
不可強

脫
離
已
破

矣遂于燈下將一元所送詩稿細看見詞中暗寓婚
姻會合之意欣然首肯及見疎籬絕句私付道用淵
明東籬故事果然巧合但花色取黃之語倒像替黃
生做是何緣故心中疑惑乃再展那詩稿來看內有
寓雙虹圖有懷一首中一聯云

離家百里近 作客一身輕

陶公道他是本地人如何說離家百里奇怪了再看
到後面又有自感一首中一聯云

夢我悲罔極 華黍泣終天

陶公大咲道他尊人在何作此語如此看來這些詩

莫說夫人
被他瞞過
夫人却說
丈夫莫被
瞞過

可惡一元
又要假虎
威

通是蹈襲的又想到黃生便父母雙亡百里作客莫
非這詩倒是黃生做的况花色取黃之句更像姓黃
聲口又想到木生若如此蹈襲連那兩詞及前日這
兩首集唐詩也非真筆只是他說夫人面試難道夫
人被瞞過且待夫人到來便知端正是
只因假透 反露本色

次日陶公纔出堂只見白推官來拜作揖便拉着陶
公進後堂坐定說道小弟奉木道臺之命特來與令
媛作伐陶公咲道莫非就是木公子麼白公道正是
木公子道臺說寅翁在家時已有成言今欲就任所

評
五
色
石

二橋春

二十三

評五色石
二橋春
二十四

勿說小人
行奸險
皆是小人

行聘特令小弟執柯陶公道此事還要與老荆商議
今老荆尚未來待其來時商議定了方好奉覆白公
應諾即將此言回復木采不一日陶公家眷已到迎
進私衙相見畢說些家務陶公詢問面試二生之事
夫人將黃生即席題詞木生一字不就粧醉逃歸話
一々說了陶公道木家小子這等奸險便也將一元
假冒詩詞先來脫騙及木采求婚白公作伐并自己
閱詩生疑不肯許婚話說與夫人小姐在旁聽了微
微含笑目視拾翠拾翠也忍咲不住夫人道早是不
會許他險些被彼誤了陶公道黃生才貌兼優可稱

推托得妙
這妙却又
惹怨

佳婿等他鄉試過了便與議婚隔一日白公又傳木
采之命來索回音陶公道木公所命極當仲從但一
來老荆之意要女婿入贅木公只有一子豈肯贅出
二來同在任所尊卑統屬不便結婚三來小女近有
小恙方事醫藥未暇謀及婚姻乞實翁婉覆之白公
道婚姻事本難相強小弟便當依言往覆至次日白
公以陶公之言回復木采木采大怒道陶同知好沒
禮爲何在家時已有相許之意今反推三阻四不是
明々奚落我白公道大人勿怒可再婉商木采道不
必強他我自，有道理正說間門役傳進報帖一紙上

點
五
色
石

寫道

怨
怒
及
身

兵科給事中樂成欽點浙江主試因房考乏員該
省監場移文聘取江西贛州府推官白素分房閱
卷限文到即行

木采看了道貴廳恭喜白公便道既蒙下聘例應迴
避卑職就此告辭木采道且慢尚有話說便教掩門
留入後堂密語道小兒姻事尚緩功名爲急今貴廳
典試做鄉萬祈照拂不敢忘報說罷作揖致懇白公
不好推托只得唯々木采竟自定下卷中暗號囑付
白公白公領諾而出木采纔送白公出堂只見飛馬

原
評
又
好

報到各山苗獠大亂勢甚猖獗軍門傳檄兵道作
速調官征勦木采聞報想道專怪陶老倔強今把這
件難事總成了他罷便發令箭仰本府軍務同知統
領土兵勦賊陶公明知他爲姻事啣恨公報私仇却
沒奈何只得領兵前去誰想木采把精壯兵馬都另
調別用止將老弱撥與又不肯多給糧草白推官又
入簾去沒人贊助陶公以孤身領着疲卒枵腹而戰
不能取勝相持多時賊衆大隊掩至官軍潰散陶公
僅以身免木采即飛章參劾陶公一面另撥兵將禦
敵陶公解任待罪却說夫人小姐自陶公領兵去後

評
五
色
石

二橋春

二十五

陶老爲姻事起禍根小姐爲禍害又染病自古佳人才子到此難遇真個千恨萬怨

心驚胆戰後來紛紛傳說有道官兵殺敗陶同知被害有道陶同知不知去向凶信杳至舉家驚惶小姐曉得父親爲他姻事起禍根一發痛心日夜啼哭染成一病及至陶公回署時小姐已臥病在牀陶公見女兒患病外邊賊信又緊恐有不虞先打發家眷回家自己獨留任所候旨夫人護着小姐扶病登舟不在話下且說兵科樂成奉命浙江主試矢公矢慎選拔真才一日正看那各經房呈來試卷忽覺身子困倦隱几而臥夢見一隻白虎口啣一介黃色卷子跳躍而來樂公驚醒想道據

此夢兆今科解元必出在白推官房裡少頃果然白推官來呈上一箇試卷道此卷可元樂公看那卷時真箇言々錦繡字々珠璣遂批定了第一名到填榜時拆號書名解元正是黃琮恰應白虎啣黃卷之夢木一元也中在三十名內是白公房裡第三卷原來白公雖受木家囑托却原要看文字可取則取若是差池也不敢奉命這木一元却早自料不能成篇場中文字又不比黃生詩詞可以現成抄寫只得捧着金銀三場都買了夾號央倩一箇業師代筆因此文字清通白公竟高々的中了他正是

原評奇逢
幻遇

琳琅都是倩人筆，錦繡全然非我才。
有人問我求文字，容向先生轉借來。
話分兩頭，且說黃生自未考之前，在杭州寓所讀書，候試，因想着陶家姻事，不知成否如何，放心不下，聞說天竺寺觀音大士甚有靈感，遂辨虔誠，去寺中拜禱，保佑婚姻早成，兼求功名，有就拜禱畢，在寺中間玩，走過佛殿後，忽見四五箇丫鬢養娘們擁着一箇十五六歲的女郎，冉冉而來，後面又跟着幾箇僕從，那女郎生得眉如秋水，黛比春山，體態輕盈，丰神綽約，真箇千嬌百媚。黃生見了，驚喜道：「怎麼天下又有

原評映帶
絕妙

這般標致女子，便遠々隨着他往來，偷看轉過迴廊，只見又有一箇從人叫道：「請小姐下船，適間有人傳說江西山賊作亂，只恐路上難行，須趁早起，到便好。」那女子聽說，不慌不忙，步出寺門，黃生也便隨出見這女子，上一乘大轎，女侍們都坐小轎，僕從簇擁而行，口中說道：「大船已開過，馬頭轎子快到船邊去。」黃生呆々的立着，目送那女子去得遠了，方纔回寓，正是

已向橋邊逢織女，又從寺裡遇觀音。
天生麗質今有兩，攪亂風流才士心。

看官聽說那女子不是別人就是白推官女兒碧娃
小姐因父親接他到任所去路經杭州許下天竺香
願故此時來寺裡進香不期被黃生遇見黃生無意
中又遇了這美人回到寓所想道我只道陶家小姐
美貌天下無雙不想今日又見這箇美人竟與陶小
姐不相上下不知是誰家宅眷又想到聽他們從人
語音好像江南人聲口又說要往江西去此女必是
江南什麼官宦人家之女隨着父母到任所去的我
何幸得與他相遇甚是有緣又自咲道他是官家女
我是窮措大料想無由作合除非今科中了或者可

原評自作
收科妙

女也不忒
士也亦不
或二其心

要聽烟事
消息又將
愁一係新

以訪求此佳麗却又轉一念道差了我方欲與陶小
姐共締白頭豈可於此處又思絲鬢况萍踪邂逅何
必掛懷忽又想到適聞他們從人說江西山賊作亂
不知此信真否此時陶公家眷不知曾到也未路上
安否木一元到江西不知作何舉動我若不爲鄉試
羈身便親到那邊探視一番豈不是好又想了又想
道我今雖不能親往先遣箇人去通候陶公就便打
聽烟事消息有何不可算計已定修書一封分付一
箇老僕教他到江西贛州府拜候陶爺併打探小姐
烟事來回報老僕領了主命即日起身迤邐來至半

評

橋春

二十八

路只聽得往來行人紛紛傳說贛州山賊竊發領兵同知陶某失機老僕心中疑惑又訪問從贛州來的人人都說陶同知失機被兵道題參解任待罪家眷先回來老僕探得此信一路迎將上去逢着官船便問又行幾程見有一隻座船停泊河干問時正是陶同知家眷船老僕連忙到船上通候陶家家人說道老爺還在任所候旨家眷先回今老夫人因小姐有恙故泊船在此延醫看視老僕細問陶公任所之事家人備述陶公因不許木家婚事觸怒木兵道被他借端調遣以致失誤軍務幾乎喪命小姐驚憂成疾扶

老蒼頭聽得小姐已死
不訪陶老爺去
一發回
此處妙甚
矣

病下船今病勢十分危篤只怕凶多吉少正說間忽聞舡中號哭之聲說道小姐不好一時舉舟驚惶家人們打發老僕上岸都到前艙問候老僕見這光景只道小姐已死因想道主人差我去通候陶爺實為小姐婚事今小姐既已變故我便到贛州也沒用不如仍回杭州寓所將此事報知主人別作計較遂也不再回陶家舡上探問竟自奔回此時黃生場事已畢正在寓所等揭曉見老僕回來便問如何回得恁快老僕道小的不會到贛州只半路便回黃生問是何故老僕先將半路遇見陶家內眷的船探知陶公

原評翻跌

原評還不信
就說死信
妙

爲小姐婚事與木家不合以致失事被參現今待罪
任所話說了一遍黃生嗟嘆道木家父子這等沒禮
然陶公雖被參不過是文官失事料也沒甚大罪擗
得削職罷了幸喜不曾把小姐婚事誤許匪人你
還該到他任所面致我慇懃之意或者他就把婚事
許我也未可知如何半路就回老僕道相公還不曉
得小姐驚憂成疾扶病登舟到了半路病勢甚篤黃
生喫驚道原來如此如今好了麼老僕道相公休要
喫驚小姐已不好黃生大驚道怎麼說老僕道小的
正在江上探問時忽聞舉舟號哭說道小姐不好因

不說死
知死亦妙

原評有情

原評摹得

且說起舊事
且說且悲
入情至此
見真

此小的不曾到贛州一徑來回報相公黃生聽罷跌
足大哭老僕苦勸不住黃生哭了一場歎息道我只
指望婚姻早就偕老百年誰知好事難成紅顏薄命
一至于此因出小姐所題詩箋一頭哭一頭吟吟罷
又歎道我與他既無夫婦之緣便該兩不相遇老天
何故又偏使我兩人相窺相慕彼此鍾情耶呆想了
一回又拍案恨道我姻事已垂成都是木家父子作
耗生巴巴的把小姐斷送了如今回想昔日隔籬偷
覷即席題詞紅葉暗傳赤繩許繫這些情景俱成夢
幻矣說罷又哭正是

評

二橋春

三十

未偶如喪偶

將絃忽斷絃

回思橋上影

疑是夢中仙

黃生正在寓中悲恨忽然人聲鼎沸一簇人擁將進來報道黃相公中了解元黃生聞報雖是悲喜交集却到底喜不勝悲及聞木一元也中了又與他同房一發心中疑忌打發了報人飲過鹿鳴宴少不得要會同年拜座師樂公白公見黃生丰姿俊雅嬌々出群甚是歡喜白公有意為女兒擇配等黃生來謁見時留與細談問起他締婚何姓黃生慘然道門生曾與做年伯陶隱齋之女議婚不幸未聘而卒白公驚

俊雅丰姿
忽動老師
之心

白公驚不
小陶家姻
事倒係贅

才子失配
又得配莫
道佳人才
子常難相
遇

道原來陶寅翁令愛已物故了他前日原說有病不知賢契幾時與他議婚來黃生道做年伯赴任後年伯母在家擇婿曾蒙心許門生白公點頭道怪道前日本家求婚他說要等夫人到來商議黃生聽了木家求婚四字遂恨々道木家奪婚不成借端陷害做年伯致使他令媛中道而殞言之痛心白公道木家求婚一事我曾與聞却不知陶老夫人已屬意賢契至于後來生出許多變故此雖木公作孽然亦數該如此今賢契既與木生有年誼此事還須相忘黃生道多蒙明訓但老師不知木生為人最是可笑白公

原評罪不至此

道他為人如何黃生便備述雙虹圖抄詩脫騙及面
試出醜之事白公沉吟道看他三場試卷却甚清通
若如此說來連場中文字也有些情弊我另日亦當
面試之黃生道門生非好談人短只因他破壞我婚
姻情理可惡故偶道及耳白公道陶家姻事既成講
餅賢契青年豈可久虛良配老夫有一小女年已及
笄雖或不及陶家小姐才貌然亦頗嫻閨範不識賢
契亦有意否黃生謝道極荷老師厚愛但陶小姐骨
肉未寒不忍遽爾改圖白公唉道逝者不可復生况
未經聘定何必要為繫戀賢契既無父母我亦止有

黃生此處即不是輕薄處

原評處置得妙者竟不為他做媒其情亦可

一女如或不棄即可入贅我家黃生見白公美意惓
惓不敢固辭乃道老師尊命敢不仰遵但門生與陶
氏雖未聘定寔已算為元配須為服過期年之喪方
好入贅高門白公道賢契如此可謂情禮交至但入
贅定期來年納聘須在即日我當即遣木生為媒使
之奔走効勞以贖前愆黃生稱謝而別回到寓所想
道承白老師厚意我本欲先去弔奠陶小姐少展私
情然後與白家議姻今老師又亟欲納聘只得要依
他但不知白小姐容貌比陶小姐何如論起陶小姐
之美有一無二除非前日天竺寺所見這箇美人庶

黃生亦恐不免痴

堪彷彿只怕白小姐比他不過又想到前日所見這
女子是江南官家女要往江南去今白老師也是江
南人在江西作官莫非此女就是白小姐又想到我
又痴了江南人在江西作官不止一人那裡女子恰
好便是白小姐因又自嘆道陶小姐與我已兩心
相許尚且終成畫餅何況偶然一面怎能便得配合
不要痴想只索聽他罷不說黃生在寓所自猜自想
且說白公次日請木一元到公寓中告以欲煩做媒
之事一元初時還想陶家這頭親事到底要白公玉
成及聞白公說陶小姐已死已是沒興不想白公自

原評前日
央了第一箇
先生騙了箇
道箇先生了
如今將奈

已做媒不成反要他做媒來好不耐煩却又不
命只得領諾方欲告辭白公留住出下兩箇題目只
說是會場擬題給與紙筆要他面做一元喫了一驚
推又推不得做又做不出努腰捻肚了一日依舊兩
張白紙被白公着實數落了一場一元羞慙無地有
詞為證

場題擬近篇請揮毫染素箋一時踟躕紅生面車
家牡丹鮮于狀元假文向冒真文慣恨今番又遭
面試出醜勝簾前

白公擇了吉日與黃生聯姻一元只得從中奔走效

陶老革職
之禍及後
日爲奸豎
自滅之刃
亦是奇變
妙化處

勞黃生納聘之後，正打點歸家，適有京報到來，朝廷以江南有警，兵科樂成才略素著，着即赴彼調度，征勦事宜。其失事同知陶尚志革職回籍，樂公聞報，即日起馬赴江西。白公亦回任所。黃生候送了座師房，師起身，然後歸家。周旋些世事，便買舟至秀水縣，要到含玉小姐靈前祭奠，并拜候陶公起居。却說陶公奉旨革職回籍，倒遂了山林之志，也不候樂白二公到。即日扁舟歸里，重整故園，且喜夫人小姐俱各無恙。看官聽說，原來小姐前日患病，舟中忽然昏暈去，驚得夫人啼々哭々。過了一日，方纔甦醒，夫人延醫

原評好波
折郎不知
此已醜何至

調治到得家中，已漸平癒。黃家老僕來候問時，正值小姐發昏之時，故誤以凶信回報黃生。其實小姐原不曾死。當下陶公歸家，聞黃生中了解元，心中甚喜。正想要招他爲婿，不想木一元也恰好回家，知陶小姐未死，復遣人來求親，且把白公托他爲媒。黃生已聘白氏事，對陶家說知，陶公夫婦都不肯信。待兒拾翠聞知此事，即報知小姐。小姐道：不信黃生恁地薄情。拾翠道：此必又是木一元造言脫騙。我看黃生不是這樣人。小姐道：今不須疑猜，只把他序齒錄來看便了。遂教丫鬟分付家人買了一本新科序齒錄。

來看只見解元黃琮名下註道

原聘陶氏係前任福建臬憲現任贛州二府陶公
隱齋女未娶而卒

繼聘白氏係現任贛州司李白公繪菴女

至誠却招
他疑亦是
妙
原來黃生既面稟白公為陶小姐服喪因此齒錄上
竟刻原聘欲待到陶家作弔時稟明陶公執子婿之
禮那知小姐安然無恙當下小姐見了齒錄所刻不
覺潸然淚下道原來他竟認我死了果然別聘白氏
女好孟浪也好薄情也拾翠也十分不忍便把齒錄
送與夫人看道天下有這等可咲之事夫人看了甚

原評豈不
絕倒

忽哀忽喜
如觀活劇

是驚異即說與陶公知道陶公取齒錄看了惱怒道
黃生與我女未經聘定如何竟說是原聘且我女現
在如何說卒他既別聘又冒認我女誤生為死殊為
可咲陶公正然着惱這邊黃生到秀水備着祭禮徑
到陶家來要弔奠小姐陶家人連聲是啐道我家
小姐好端端在此黃生細問根由方知誤聽又驚又
喜急把祭禮壓去更了吉服候見陶公陶公出來接
見埋怨道小女現存與賢侄未有婚姻之約如何序
齒錄上擅註原聘誤稱已卒賢侄既別締絲羅而又
虛懸我女于不生不死疑有疑無之間將作何究竟

評

陶老不許婚黃生
獨自許婚
一語一辨
何等妙致

黃生惶恐跪謝道小婿因傳聞之誤一時鹵莽遂爾
唐突乞岳父恕罪陶公扶起咲道翁婿之稱何從而
來老夫向來擇婿固嘗屬意賢侄但今賢侄既已射
屏白氏小女不能復舉案黃家矣黃生道業蒙心許
即是良緣齒錄誤刻小婿且不忍負死今豈反忍負
生况岳父與白家岳父既稱契厚安用嫌疑事不可
兩全唯期一諾說罷又要跪將下去陶公扶住道若
欲許婚須依我意黃生道岳父之命怎敢有違陶公
道我止有一女不肯出嫁必入贅你須常住我家
連那白小姐都要接到我家來與小女同住黃生想

真個難題

樂公叙白
公功績又
糾參木采
陶老竟潔
其身因果
應報說得
明白

道要我贅來還可那白小姐如何肯來這是難題陶
公見黃生不答便道若不如所言斷難從命黃生只
得權應道待小婿稟明白家岳父一如台命便了說
罷辭出回到舟中思忖道這話怎好對白公說欲待
央原媒轉達那木一元又不是好人左思右想道我
不如去央座師樂公轉致白公或者其事可就算計
定了連夜移舟望江西進發却說樂公自到贛州即
命白公督師勦賊又調取各州兵馬錢糧協應兵精
糧足調度有方賊氛盡平不日凱旋一面表奉捷音
并叙白公功績又特疏糾參木采故誤軍機陶公失

這樂公為
白家陶家
作伐所以
良緣玉成

事本非其罪一面打點回京復命黃生適至投揭進
謁樂公叩其來意黃生細述前事樂公道此美事也
吾當玉成隨傳請白公到來將黃生所言婉轉相告
白公初時猶豫後見樂公諄々相勸又因自己向與
陶公契厚曉得含玉小姐德性賢淑女兒碧娃亦素
嫻閨範他日女伴之中自然相得遂欣然許允黃生
大喜樂公教黃生先就白公任所與碧娃小姐婢媼
然後入贅陶家以便携往同居一面起馬赴京便道
親至秀水縣拜見陶公為黃生作伐陶公見了樂公
先謝前番特疏題薦之情又訴說木采故意陷害之

原評馬
勝連乃
亦連乃
死亦滑愧

事樂公道這些情節小弟已具疏題報不日將有明
旨陶公再三稱謝樂公說起黃生親事并道白繪菴
肯使女兒造宅與令媛同住陶公欣喜允諾樂公即
擇定吉日代為黃生納聘又傳諭木一元教他做行
媒專怪他前日要脫騙這頭親事如今偏要他替黃
生撮合一元又羞又惱却又不肯違座師之命只得
於中奔走幫與時人有嘲他口號道
幫人與頭看人快活奔走奉承眼紅心熱羞之使
為塞修罰之即用作伐兩治脫騙之人妙哉處置
之法

才子已一轍，遇若一箇，佳入莫復，說才子甚，人相遇甚，難天下得，天得，望蜀之徒，常多而不，能得蜀唯，一箇才子，兩得之陶，家之玉白，氏之花無，雙少對才，子之喜可。

樂公代黃生納聘，然後別却陶公赴京復命。一面修書遣人至江西回復黃生，且說黃生在白公任所，先與碧娃小姐成親。花燭之夜，細看那碧娃小姐，却是杭州天竺寺中所遇這箇美人，真乃喜出望外。正是：

向會窺面今始知名，昔日陶家之玉果然天下無雙。今朝白氏之花亦是人間少，對雙虹正應雙紅。豔誰知一紅人在這廂，二橋喜觀二喬春。那曉一喬人藏此處，白虎啣來黃卷，棘闥裡已看魁占三。一場蒼文幸配碧娃，繡房中更見文成五采，霄漢忽

原評工巧絕倫

這般模樣，真出於奇，外何等絕。

逢兩織女牛郎先渡一銀河

黃生婢姻過了幾日，正欲別白公去陶家就婚，恰好樂公所上本章已奉聖旨，樂成陞左都御史，白素陞兵部左侍郎，陶尚志仍准起用，着即赴京補授京職。木采革職聽勘，白公奉旨入京，赴任便道親自送女兒女婿到陶家來，陶公商議先擇吉入贅黃生。然後迎接白小姐過門，黃生纔做過那邊，嬌婿又來做這裡，新郎好不作樂。花燭遇了打發女侍們去後，便來與小姐温存，見小姐還把紅羅蓋頭背燈而坐，黃生乃輕々揭去紅羅，携燈窺觀花容，仔細看時却不是。

原評 意思
不到 極
原評 妙極

原評 責備
不差 一片
詰得 於
朱唇 鏡
鋒

小姐却是侍兒拾翠。黃生失驚道：「你不是小姐。」小姐
在那裡拾翠道：「小姐已沒了，那裡又有小姐？」黃生忙
問道：「我前來作甲之時，你們家人說小姐不會沒及，
見岳父也說小姐不會沒道，我齒錄上誤刻十分埋
怨如何？」今日又說沒了。拾翠道：「小姐本是沒了，老爺
也怪不得郎君續絃，但怪郎君既以小姐為原配，如
何不先將續絃之事告知老爺，却徑往白家下聘，所
以老爺只說小姐未死，故意把這難題目難着郎君。
如今郎君肯做這箇題目，老爺却寔沒有這篇文字，
故權使賤妾充之耳。」黃生聽罷，跌足道：「這等說，小姐

原評 騙他
哭妙 甚

詰畢 一笑
亦是 女兒
家之 嬌態

果然沒了，不覺滿眼淚掩面而哭。拾翠道：「看郎君
這般光景，不像薄情之人，如何却做薄情之事？」黃生
一頭哭，一頭說道：「不是小生薄情，小生一聞小姐訃
音，十分哀痛，本欲先服期年之喪，然後商議續絃，不
想白老師性急，催促下聘，故未及先來弔奠。小姐說
罷，又哭拾翠，只是冷笑。黃生見他冷笑，便住哭，一把
扯住問道：「莫非你哄我？」小姐原不會死，拾翠笑道：「如
今實對郎君說了罷。小姐其寔不會死，黃生聽了，回悲
作喜，連忙問道：「小姐既不會沒，如何不肯出來？」拾翠
道：「不但老爺怪郎君，兩莽小姐亦怪郎君草率。小姐

原評醋得

陶小姐思

黃生甚切

而不輕有

多趣却有

原評可當

息壤

原評令人

恍惚

道亦意外

黃生此三

秋夜長於

原評此少

做作亦少

不得身去

何惱殺才

子之甚

說齒錄上刻得明白。彼既以我為物故之人。我只合

自守空房。焚香禮佛。讓白小姐去做夫人。便了。所以

今夜不肯與郎君相見。黃生聽說。向拾翠深々唱箇

肥喏道。小生知罪。望芳卿將我衷曲轉致小姐。必求

出來相見。休負佳期。拾翠道。只怕小姐不肯哩。黃生

道。小姐詩箋。現在今日。豈遂忘情。還求芳卿婉曲致

意。拾翠笑道。我看郎君原是多情種子。待我對小姐

說來說罷。便出房去。黃生獨坐房中。半晌不見動靜

等勾多時。只見一群女使。持着紅燈。擁進房來。黃生

只道擁着小姐來看。時却並不見小姐。只見女使們

說道。老爺在前堂請黃相公說話。黃生隨着女使來

至堂前。陶公迎着。笑道。小女怪賢婿作事輕率。齒錄

上誤刻他。今夜不肯便與賢婿相見。故權使侍兒代

之侍兒拾翠。頗知詩禮。小女最所親愛。既已代庖。可

充下陳。容待來日。老夫再備花筵。送小女與賢婿成

親。言訖。便教女使們送新郎進房。黃生回至房中。只

見拾翠已在那裡。對黃生說道。適已代郎君再三致

意。小姐小姐方纔應允。許於明日相見。但今夜鳳凰

尚未歸巢。鷓鴣何敢先占。賤妾合當回避。且待小姐

成親之後。方好來奉待巾櫛。說罷。便要抽身向房門

可憎黃生
到此不肯
放新花

外走黃生着急連忙扯住道說那裡話小生自園中
相遇之後不但頗傾慕小姐嬌姿亦時々想念芳卿
艷質今夕既承小姐之命而來豈可使良宵虛度說
罷同就寢正是

珊々玉佩聽來遙先見青鸞下紫霄

仙子知非容易合一枝權讓與鷓鴣

次日黃生整衣冠來見陶公只見陶公拿着齒錄對
黃生道賢婿可將齒錄改正送與小女看過今宵方
可成親黃生取過筆來心中想道原配繼配既無此
理正配次配人成不得如何是好想一想道有了我

今又遇了
一箇佳子
如斯才子
固不易得
如斯良緣
亦不易逢

只還他一樣稱呼不分先後不分大小便了遂寫道
一配陶氏係某公女一配白氏係某公女寫畢送與
陶公陶公看了點頭道如此可謂並行不悖矣便教
女使把齒錄送與小姐看是夜再治喜筵重排花燭
請出真小姐來與黃生成親合巹後黃生極叙平日
思慕之情自陳鹵莽之罪此夜恩情十分歡暢
嫦娥更遇仙子重逢再生得遂三生後配反為元
配昔日訛傳認作離魂倩女今宵喜見依然步月
崔鶯始初假意留難落得作成青鳥到底真身會
合必須親步藍橋白氏碧娃于此夜全讓一箇新

原評只成就
本文織成
異錦巧奪
天孫光景
這場不
使下人不堪
健美

婦陶家含玉。被他人先分半箇。新郎虎變。協佳期。
夢兆南闈。雖應白鸞交。諧舊約。花色東籬。獨取黃。
新婚句可聯。當依謝挑詩吟去。合歡盃共舉。疑是
陶潛酒送來。

黃生與陶小姐婢過姻。即以鼓樂花轎迎接白小姐。
陶公亦迎請白公到家。黃生先率白小姐拜見陶公。
夫婦再率陶小姐拜見白公。然後兩箇佳人互相拜
見。拾翠也各相見了。女伴中你敬我愛。甚是相得。正
是。

一女拜兩門

兩岳共一婿

妻得妾而三

友愛如兄弟

原評收到
雙虹圍妙
起於雙虹
圍終於雙
虹圍首尾
照應結得
妙極

當日陶公排慶喜筵席于雙虹圍中。會飲々酒中間。
陶公說起木一元抄詩脫騙白公。亦說面試一元之
事。黃生道木生雖會脫騙。却反替人做了兩番媒人。
自己不曾得一些便宜。豈非弄巧成拙。說罷大家戲
笑過了。幾日陶公白公俱欲赴京。黃生亦要會試。遂
携着二位小姐並拾翠一齊北上。至來年黃生會試。
中了第二名。會魁殿試探花。及第。後來黃生官至尙
書。二妻俱封夫人。各生一子。拾翠亦生一子。俱各貴
顯。兩位小姐又各勸其父納一妾。都生一子。以續後

代從此陶白黃三姓。世爲婚姻。不絕。後世傳爲美談云。

評從來未有舊絃未安。先續新絃者。從來未有河洲未賦。先咏小星者。本專意于白頭。初何心乎綠鬢。而一家琴瑟。偏弄出兩處絲羅。方抱歉于連理。敢復問其旁枝。而兩處絲羅。偏弄出三番花燭。事至曲文至幻矣。其尤妙處在天竺相逢。恍々惚々。令人于白家議聘之後。又虛想一寺中美人。此等筆墨。飄乎欲僊。

點評五色石卷之一終

點評五色石卷之二

雙鷗慶

仇夫人能回獅子吼。成公子重慶鳳毛新。

恨事難悉數。嘆琪花瑤樹風。欺霜妬爲德。未蒙福。問蒼々果報。何多註誤。盱衡今古。論理須教無負。看女媧鍊石。文成五色。儘堪相補。石調瑞霞仙。

從來妻妾和順。母子團圓。是天下最難得的事。人家既有正妻。何故又娶側室。漢書上解說得好。說道所以廣嗣。重祖也。可見有兒子的。恐其嗣不廣。還要置

舉難得的
事喚起何
等椿事

評五色石

雙鷗慶

絕倒

醜極亦佳

醜婦嫉妬
真倍美婦

是三寸袖籠玉笋輪開却有十條貌對花而輒羞也。算羞花之貌。容見月而欲閉也。稱閉月之容。夜又母仰面觀天。亦能使雁驚而落。羅刹女臨池看水。亦能使魚惧而沉。引鏡自憐。我獨為鬼魅相逢。人見惜。他枉做婦人身。

論起仇氏這般醜陋。合該于丈夫面上通融些。不知天下醜婦的嫉妬比美婦的嫉妬更加一倍。他道自家貌醜。不消美妾艷婢。方可奪我之寵。只略似人形的。便能使夫君分情割愛。所以防閑丈夫。愈加要緊。有篇文字單道。妬婦可咲處。

原評巧思
奇想足解

原評妬至
此

原評笑殺

嫉妬模樣
說得逼真
何等妙文

猜嫌成性。媚嫉為心。巫山不容第二峯。豈堪十二並列。蘭房占定三世石。誰云三五在東。念佛只念獅子吼佛。竊謂釋伽許我如斯。誦詩若誦。螽斯羽。詩便道周婆決不為此。客至待茶。聽堂上所言何言。倘或勸納尊寵。就要打將出來。人來請酒。問席間有妓無妓。苟知坐列紅粧。斷然不肯放去。鑪前偶過。認殺和僕婦。調情廊下。間行早疑。共了髮私語。稱贊書中賢媛。登時毀裂書章。豔羨畫上美人。立刻焚燒畫像。醒來忽虛半枕。呼之說是撒尿忙。起驗溺器之冷熱。午後見進小房。詢之若云如廁。

原評直欲
踢倒陽臺

樊氏懊惱
可想

定須查淨桶之有無。縱令俊僕也難容。唯恐龍陽
邀嬖倖。只有夢魂防不得。還愁神女會襄王。

樊植見他這般光景無可奈何。一來是貧時相守的
夫妻讓慣了他。二來自己是衣冠中人。怕閨中鬧炒
傳將出去壞了體面。所以只得忍耐時常對着成美
欲歎嗟嘆見成家這三歲年。侄便抱置膝上撫弄。嘆
謂成美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弟為姪婦所制。竟做
了祖宗罪人矣。成美道。年兄無子豈可不早娶側室
若年嫂不容待。小弟教老荆去勸他便了。原來樊成
兩家因年通至。誼內眷們互相往來。送為賓主。自此

仇氏自知
吾醜故逞
妬焰其焰
烈火不啻
亦道理

和氏見了仇氏。每用好言勸諫。說道。宗嗣要緊。娶得
偏房。養了兒子。不過借他肚皮。大娘原是你做。仇氏
初時搖得頭落的不肯。後來喫他苦勸。纔統口道。若
要娶妾。須依我一件事。和氏問是那一件。仇氏道。不
許他娶美貌的。但粗蠢的便罷。只要度種。和氏道。這
箇使得。便把這口風教丈夫。回覆樊植。樊植道。多蒙
年兄年嫂費心。但欲產佳兒。必求淑女。還須有才貌
的。方可娶成美道。年兄所言。亦是小弟倒有箇好頭
腦。作成了兄罷。樊植道。有甚好頭腦。成美道。老荆前
日欲為小弟納寵。親自看中一箇小人家女子。姓倪。

醜婦此時
妬焰想是
夜又不及
原評人家
如此類者
不少

小字羽娘。舉止端莊。儀容俊雅。又頗知書識字。老荆十分贊賞。已議定財禮二百金。只因小弟意中不願娶妾。故遲々未聘。如今年兄去聘了他。樊植大喜。便囑了仇氏。私自將銀二百兩。付與成美。成美與夫人商議。火媒擇吉。聘定倪羽娘。樊植在仇氏面前。只說得身價二十兩。都是成年嫂主張的。到吉期。迎娶羽娘。過門。仇氏見他生得美貌。心中大怒。道：我只許討粗蠢的。如何討這妖々嬌々引漢子的東西。欲待發作。因礙着和氏面皮。暗想道：我今不容丈夫近他的身。教他眼飽肚飢便了。於是假意優容。日裡仍許他

這是以與使
飢貓守鼠
一般難堪
原評得趣
處亦正在
此

和氏又々
案出計來
弄他自在
妙

與丈夫同桌而食。夜間却不許丈夫進他房。弄得樊植心痒難熬。只眉來眼去。無計可施。又常對着成美。嗟嘆成美。詢知其故。嘆道：若如此有名無實。雖小星羅列。安能有弄璋之慶乎。便將此事與和氏說。知和氏想了一回。定下一計策。對成美道：只須如此。如此。此時正是暮春。天氣花光明媚。成美發箇帖兒。請樊植于明日郊外踏春。和氏一面差兩箇女使去請仇氏。并新娘到家園看花。仇氏因從前往來慣。更不疑惑。便帶了羽娘如期赴席。和氏接眉相見。過即邀入後園飲宴。却預先對付下有力好酒。把仇氏冷一盃。

原評妙計

熱一盃。灌得大醉。看々坐身不住。和氏命丫鬟扶他到臥房安歇。一面喚與夫急送羽娘歸家。正是

只爲貪盃赴席。醉後疎虞有失。

平時謹慎巡邏。此夜關防不密。

且說樊植是日來赴成美之約。成美暗將和氏所定之計說與知道。樊植歡喜稱謝。成美拉着同去郊外。閑行成家。從人已先向一箇空濶幽雅之處鋪下。我單排列酒肴。伺候二人席地而坐。相對共飲。正飲間。只見一箇少年頭戴大帽。身穿短衣。騎一匹駿馬。往來馳騁。手持彈弓。望空彈鵲。樊植見了。心中暗祝道。

原評來得突兀

原評有情

景然現出

一箇少年

來意氣活

使入不

倦原評妙哉

少年原評有

景原評有

原評落々

可喜

評

我若能生子。此鵲應弦而落。纔祝罷。早見一隻鵲兒。爲彈所中。連彈子落在他身邊。樊植大喜。不覺撫掌。喝采。少年聽得喝采。在馬上高叫道。二位見我彈鵲。何足爲奇。你看遠々地有雙鵲飛至。待我連發三矢。與二位看說畢。張弓搭箭。回身反射。這邊成美心中也暗祝道。我兩人來年會試。若得一齊中式。當使雙鵲並落。祝罷。果見少年連發二箭。雙鵲一齊落下。成美大喜。便與樊植俱立起身來。向少年拱手道。壯士果然好箭。不識可邀同飲乎。少年滾鞍下馬。大咲道。既蒙雅意。何辭一醉。二人遜他上首。坐定。連舉大觥。

原評不說
姓名妙去
得突兀

壯士去了
無痕處却
暗々留痕

送他少年略不謙讓接連飲了十數觥就起身作別
二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少年咲道二公不必多問
小可叫做無名氏說罷上馬加鞭飛也似去了正是
來不參兮去不辭 英雄踪跡少人知
君家欲問名何姓 別後相逢會有時
二人見少年去了相謂道這人踪跡非常不知何處
來的壯士因大家訴說方纔暗祝之事各々歡喜又
飲一回直至紅日沉西方纔吩咐家人收了酒席信
步入城成美別了樊植自回家中去書房歇宿樊植
回家已知仇氏被留羽娘獨歸滿身歡喜乘着酒興

原評若非
酒興遠要
長恨
真個偷々
快々的

回兵轉戰
四字寫出
多年餘勇
妙甚
無名火亦
不能燒丈
夫前夜之
壘田播種

竟到羽娘房中其心願說不盡此夜恩情正是
小鳥歡深比翼旁枝喜慶並頭影裡情人此夜方
纔着手畫中愛寵今宵乃得沾身向也嫖母同衾
幾爲抹殺風流與玆者西施伴宿直欲醉是溫柔
鄉初時半推半就免不得柳怯花驚後來漸熟漸
親說不盡香温玉軟回兵轉戰爲惜此一刻千金
裏甲重來直弄到五更三點

兩人歡娛一夜那知樂極悲生明日仇氏趕將回來
查問了髮們了髮不敢隱瞞都說相公昨夜在二娘
房裡歇仇氏聽了心頭一把無名火直冲三千丈與

羽娘之寵
忽為百年
之苦何等
無情

樊植大鬧又辱罵羽娘准々鬧亂四五日。樊植吞聲
忍耐自此仇氏把羽娘封禁密室只從關洞中遞送
飲食就如監禁一般連日裡也不許他與丈夫見面
和氏知了這消息欲去勸他那知仇氏連和氏也怪
了和氏不好再來仇氏又那裡肯再向成家去正是
將酒勸人 並非好意

識破機關

一肚惡氣

羽娘被他封禁房中幾及兩月漸々眉低眼慢惡心
嘔吐已是有身孕樊植聞知好不歡喜仇氏却愈加
惱怒光陰迅速不覺秋盡冬來倏忽臘殘春至樊植

樊氏之腸
全斷了

惡婆往々
出這般無
情手段因
殺美婦

免不得要同成美入京會試却念羽娘懷孕放心不
下因與成美商議要將此事托付年嫂說道小妾若
得年嫂維持幸或生男使樊門宗嗣不絕感恩非淺
成美把這話傳與和氏和氏使侍兒出來回言道既
蒙伯々見托這事全在我身上不須掛念樊植再三
稱謝過了一日收拾行裝同成美上京去了那仇氏
一等丈夫去後便令家人喚媒婆來要起發羽娘出
去羽娘哭々啼々要死要活仇氏那裡管他主意已
定沒人敢勸這邊和氏也竟不來管問事忽一日有
媒婆引着老嫗到樊家來說道城外村中有箇財主

評五色

雙鷓慶

八

原評好敵

羽娘此時
愁情不異
釜魚

爲因無子他大娘欲爲娶妾聞說宅上二娘要出嫁
特令這老嫗來相看他們正要討箇熟肚若是二娘
現今懷孕不妨娶過門去等分娩滿月之後成親罷
仇氏巴不得羽娘早去便一口應允引老嫗到羽娘
房前開了封鎖與他相看議下財禮五十兩即日交
足約定次日便來迎娶此時羽娘事在危急想道如
何成家和夫人不來救我莫非他還不知道我今擇
一死罷却又轉一念道我今懷孕在身是樊家一點
骨血若便自盡可不負相公且到那人家分娩之後
或男或女將來托與和夫人然後尋死未遲算計已

決死未死
吞淚而去
亦是一個
女丈夫

原評妙極
原評妙計
和氏妙計
愈出愈妙

定至次日黃昏迎親的已到媒婆撮擁羽娘上轎羽
娘痛哭一場拜別仇氏升輿而行約莫行出了城門
又走多時到一箇門前歇定媒婆請新人下轎羽娘
下轎隨着媒婆進得門來滿堂燈燭輝煌並沒一箇
男人在彼只見兩箇女使提着紗燈引羽娘到一所
臥房裡坐定少頃外邊傳說大娘來了羽娘定睛看
那大娘不是別人却就是成家和夫人見了羽娘便
携着他手唉道你休煩惱這是我定下計策我料你
大娘勸化不轉故設此計此間是我家新置下的別
宅但住不妨羽娘方省悟跪謝道夫人如此用心真

評

雙鵝慶

九

原評照後

若使仇氏
知道又更
案出何等
無情手段
共智到底
不及和氏

是重生父母。和氏忙扶起道：你相公出門時曾把你托付于我，我豈有不用心之理？今日之事，只有我家知道。你們樊家上下諸人都被我瞞過，沒一箇曉得。你只寬心在此調養身子，等候分娩便了。自此和氏自撥女使伏侍，羽娘到得十月滿足，產下一箇孩兒，且自生得頭端面正。和氏大喜，到滿月之時，恰好京報正到，樊植成美都中了進士，正應了前日彈鵲射鵲之祝。兩箇殿試俱在二甲時，遇朝廷有恩典，新科進士加級選官，成美選了兵部員外，樊植選了揚州太守。這裡仇氏見丈夫中了，便遣人到京迎候家

原評有曲
折邊模樣
寫得妙

樊氏怒
如雷家人
畏縮如龜

原評憤極
被盜根由

人一到，樊植即問羽娘安否，曾分娩未？家人不敢回言。樊植驚疑道：莫非產了箇女？麼？家人道：不是。樊植又道：莫非有產難？麼？家人道：也不是。這事，小人不好說。得樊植再三盤問，家人方把仇氏逼賣的事說了。樊植氣得暴躁如雷，把頭上紗帽都擗落地上，喝罵家人：你何不苦諫主母？家人稟道：成老爺夫人也不敢來勸諒。奴輩怎勸得住？樊植懊恨道：成年嫂好，不濟事。我這般托付他，如何容我家悍婦如此胡行？竟不相勸。當下恨着，一口氣連成美也不去，別他。亦不等揚州接官的人來，竟自輕騎赴任。將仇氏差來家

樊氏單騎
須注目處
不單騎不
作話

忽出一箇
慄悍的照
應單騎

人打了二十板。喝罵道：傳與你主母說，我誓于此生，不到家中相見。家人抱頭鼠竄而去。正是：

本為夫妻反目，却教奴僕代板。

聊借家人之聲，權當妬婦之臉。

樊植自帶原來從人，懷着文憑，離了京師，竟從早路望揚州進發。行了幾日，來到濟南地方，一箇曠野之處，正行間，只聽得颼的一聲，一枝响箭迎風而來，有幾箇同行客商都下馬，叫道：不好了，歹人來了。樊植還坐在馬上，呆着，早見十數箇彪形大漢，手持兵器，騎着馬，風也似跑將來。為頭一箇穿綠的，喝道：過往

原評有胆
却管進士
不進士則
難有胆恐
難免

綠林的模
樣如見

客商留下買路錢去兀那不下馬的，敢與我打仗麼？樊植厲聲道：我非客商，我乃新科進士，去揚州到任的。那討買路錢與你那穿綠的，喝道：管你進士不進士，一總拿到營裡去發落，便教眾人一擁而上，把樊植及從人并同行客商，押着便去。轉過幾箇山坡，只見西邊山勢險惡，樹林內都列着鎗刀劍戟，中間一條山路高阜，處立着大寨，到了寨前，那穿綠大漢下馬升帳，坐定，叫請二大王來議事。少頃，見一箇白袍銀鎧的少年好漢，從外而入，與穿綠的相見過，便去右邊交椅上坐了，問道：大哥喚我議何事？穿綠的道：

少年正是

昔曾與君逢 今復與君會

相會莫相驚 世上皆君輩

姓伏名正 果似伏正 氣似伏正 原評伏後

當下那人與樊植施禮分賓而坐樊植道適間荷蒙相救不知壯士高姓大名今日肯相告否那人道小可姓伏名正也曾應過武科只因路見不平替人報仇殺了負心漢子怕官司究問故權避于此方纔那穿綠的大漢姓符名雄為人性暴好殺我與他意氣不合故另自立營頭今日先生事已至此且在我營中暫住幾時我亦欲覷箇方便去邪歸正此處亦非

原評有心人

醜態之時 醜態之心 亦醜之不自出

久戀之地也樊植無奈只得權住伏正營中伏正又問起去年郊外同飲的那位是甚人樊植說是做同年成美如今也中了現為兵部伏正點頭記着不在話下且說仇氏曉得丈夫為羽娘責罵家人不肯回家竟自赴任不覺大怒道這沒良心的一定在路上娶了妾到任所去作樂他不肯回來我偏要趕去便令家人請大舅爺來商議原來仇氏有兩箇哥哥子大的叫做仇奉第二的叫做仇化這仇化平日只是勸化妹子休和妹夫鬪氣那仇奉却一味奉承妹子火上添油當日仇氏止約仇奉帶兩箇家人兩箇老嫗

原評緊着

假太守粧
得轉使妬
等焦躁何
妙

買舟從水路望揚州來不則一日來到揚州泊船間
 時樊太守已到任半月餘了仇氏先使仇奉上岸去
 查看私衙裡可有婦人并催促衙役來迎接去了多
 時却不見太守使人來接又不見仇奉回來仇氏焦
 躁再差兩箇家人上去却又去了多時不見一箇轉
 來仇氏氣得直挺看々等到晚方纔見有幾箇不齊
 不整的執事擡着一乘暖轎到船邊來接却又不見
 一箇家人只見三四箇長大漢子說是太爺路上招
 的家丁今差他到船來迎接奶々仇氏道家人們爲
 何不來舅爺在那裡家丁道通在衙裡沒有來仇氏

我今倒被
禁錮遙應
羽娘之禁

忍着一肚皮氣上轎又喚兩乘小轎擡了兩箇老嫗
 到得私衙仇氏下轎正待發作家丁道老爺去接新
 按院不在衙裡且請奶々到後邊房裡坐舅爺和大
 叔們都在那邊說罷引仇氏并兩箇老嫗到後面一
 間僻靜房裡仇氏纔進房家丁便把房門反拽上用
 鎖鎖了仇氏大怒道如何把門鎖了舅爺與家人們
 何在家丁道且休問待老爺回來便知端說畢竟自
 去了仇氏只道丈夫奚落他十分惱怒却又一時沒
 對頭相罵只得且和兩箇老嫗在房裡坐地直到黃
 昏以後聽得外面呼喝之聲說道老爺回來仇氏准

醜婦此時
嚇得面色
一層添醜
原評醜亦
有便宜處

備着一夫兇勢一等他開門便大罵天殺的恰待一頭
拳撞去擡眼一看火光之下却不見丈夫却見一夥
十來箇人都身穿短衣手執利刃槍將入來仇氏大
驚只見爲頭一人喝道你還想見丈夫麼我實對你
說我們都是山東响馬好漢你丈夫已被我們殺方
纔什麼舅爺與家人也都殺了你今從我便罷不從
時也要殺哩仇氏嚇得跌倒在地頭腦俱磕破血流
滿面兩箇老嫗抖做一塊氣也喘不出來那權小五
就地一拖起仇氏來一看見他相貌醜陋且又磕破
面龐便道啐這婦人不中用只把他拘禁在此罷遂

到此始知
人之痛癢

壓衆人出房對仇氏喝道你住在此不許啼哭若啼
哭便殺了你仍舊把房門鎖閉只留一箇關洞送些
飲食與他仇氏此時無可奈何只得苟延殘喘終日
吞聲飲泣正是

夫人禁錮侍妾

強盜禁錮夫人

前日所爲之事

今日反乎其身

看官聽說原來當日權小五正在私衙聞樊家々眷
到來本要哄他進衙男子殺却婦女留用不想那日
恰好察院按臨急欲往接一時動手不及况府中衙
役衆多耳目切近私衙殺人怕風聲走漏又見樊家

仇氏若不
醜不招這
般禍根醜
故妬極至
此醜故又
免汚辱醜
亦大害小
利
忽又出
好人家變
化模樣

來的人不多幾箇料也容易處置因此吩咐假家丁
只將舅爺與家人拘禁密室奶々與老嫗另自安頓
別房後見仇氏醜陋便也不去點汚他且拘留在那
裡等起身時再作計較其寔此時仇奉和家人們都
未曾死如今且說仇奉兄弟仇化在家聞得妹子同
哥々趕到妹夫任所去想道此去必與妹夫爭鬪官
上不比家中不要弄出沒體面來須等我
去解勸他纔好于是帶了一箇老僕星夜兼程趕到揚州纔入
得境只見有大張告示掛在市鎮上々寫道
揚州府正堂示爲禁約事照得本府莅任以來清

介自矢一應鄉親游客概行謝絕嗣後倘有稱係
本府親戚在外招搖者嚴拿重究地方客店寺觀
不許私自容留如違一并重治特示
仇化看了付道此必我哥々去惹惱了他以至于此
這般光景便到他衙門上去料也沒人敢通報不如
等他出來時就轎子上叫住他難道他好不認我算
計已定便隱太守鄉親名色只說是客商就城外飯
店上歇了次日吩咐老僕看守行李自己步進城中
等候知府出來剛走進城門只見一簇執事喝道而
來街上人都閃過兩旁說道大爺來了仇化歡喜也

仇氏既自
招禍仇家
之入亦看
破人太守
亦是妙應

立在一邊看那執事一對々の過去到後面官轎將
近仇化恰待要叫將出來亦見黃羅傘下端坐轎中
的却不是妹夫仇化驚問旁人道這什麼官府旁人
道你不見他印匣封皮上明々寫着揚州府正堂仇
化道莫非是二府二府權署正堂印的麼旁人道這
就是簇新到任樊太爺仇化聽了好生驚疑連忙奔
到府前等候他回府時再看只見那箇官員果然進
本府後堂退入私衙去仇化一發猜詳不出再去訪
問府中衙役道這樊太爺是那裡人叫甚名字衙役
說是景州人姓樊名植新科進士選來的仇化大驚

道他幾時到任可有家眷同來麼衙役道這大爺也
不等我們接官的去驀地裡竟來到任隨身只有幾
箇家丁到任半月以後家眷纔來却也不多幾箇人
只是一箇舅爺一箇奶々兩箇大叔兩箇老婆子就
進衙裡去仇化又問道如今可見他們大叔出來走
動衙役道不見大叔出來有事只令家丁傳報仇化
聽罷只叫得苦想道一定我妹夫在路上有些差失
不知是甚歹人冒了他名在此胡行怪道不許鄉親
見面我兄妹陷入衙裡大約多凶少吉我今須索去
上司處首告忙轉身回到寓所密寫下一紙狀詞徑

原評照前
仇家有以
箇仇化之
醜

奔按院衙門抱牌進告那按察姓崔名慎此時正巡歷揚州當日纔放砲開門見仇化抱牌而入便喝左右拿上來眾人如鷹拿燕雀把仇化押到堂下跪着仇化不等按院開口便大叫道有異常大變事按院教取狀詞來看仇化稟道此事洩漏不得求老爺屏退左右按院喝道什麼事情在我這裡大驚小怪叫左右拿這下去打眾人吆喝一聲把仇化拖翻在地仇化大喊道這事情重大關係朝廷故敢來老爺臺下首告按院見他這般說便教且莫打喚他近前來仇化直至案桌邊取出狀詞呈上說道求老爺密

原評好接

原評盜強
却強盜
作話愚

閱按院接了狀詞叫左右退下一步然後展開細看一遍不覺大驚便將狀詞袖了正沉吟間門役通報江都縣々官候見按院吩咐仇化且出外伺候傳喚知縣進見知縣上堂便請屏左右有机密事要稟按院喚左右都退出儀門知縣稟道本府新任樊知府到任纔一月有餘已到各州縣用過數次錢糧又不差衙役只差家丁坐索昨又行牌到縣預撮漕贈銀兩殊漕字誤寫糟字及與縣官面談語多俚鄙不像甲科出身細訪本府衙役都說本官與帶來家丁貓鼠同眠絕無體統到任時突如其來前日家眷却不

一箇大胆
強盜亦不
能敵一舌
鋒面紅語
塞忽露鼠
賊本性

接自至及進私署之後又杳沒動靜近日又禁約鄉
親不許見面種々可疑恐係奸人假冒伏乞大人廉
察按院聽了正與仇化所告相合便點頭道此事本
院亦略聞風聲如今自有處置知縣辭別去次日恰
好是望日各官俱進院作揖按院發放各官獨留本
府知府到後堂小飲叙話問起他會試三場題目
房師何人并問鄉試何年中式是何題目中在何人
房裡鄉會同門中的是那幾箇知府面紅語塞一字
也答不出按院便喝聲拿下後堂早已埋伏下許多
做公的聽說一聲拿登時把假知府拿住跪剝了冠

原評密甚

帶繩纏索綁跪倒地按院就後堂拷問夾了一夾
棍那權小五受痛不過只得把實情招了按院訊
問真樊太守下落權小五道犯人出行之後想已被
塞主殺按院錄了口詞密傳令箭點起官兵圍住府
署打入私衙把幾箇假家丁一箇々拿下打到後面
有兩處阱房裡鎖禁着男婦共六人喚仇化來認時
正是妹子仇氏哥子仇奉與家人老嫗那仇氏蓮頭
垢面一發不像人形當下見了仇化各々抱頭大哭
按院給與盤費令歸原籍一面將衆盜監禁表奏朝
廷具言樊植被害強盜竊憑赴任之事朝廷命下着

成美征勦
伏正總是
照應得妙

原評有心
人

將權小五等即就彼處梟斬隨勅兵部速差官一員
 前往山東地方調軍征勦大盜符雄伏正此時成美
 做兵部員外恰好差他去山東出征成美初聞樊植
 遇害十分悲恨及奉旨勦賊便即日進發早有探事
 小嘍囉把上項事報入符雄寨中符雄與伏正商議
 退敵之策伏正沉吟半晌道我與兄分兵兩路兄可
 前往迎敵却用詐敗誘那成兵部趕來小弟却引兵
 出其背後聲言攻打景州他是景州人恐怕有失必
 回兵轉救兄乃乘勢追之小弟斷其歸路彼必成擒
 矣符雄大喜道此計絕妙但權小五既已失陷我這

此得妙

原評有心
人

原評何等
安頓

裡將樊植砍了伏正道這不難待我回營去砍他
 便了說罷便回營中請出樊植將前事對他說明付
 與一匹快馬教他速々逃命樊植拜謝騎馬自望楊
 州一路去了且說符雄聽伏正之計一等成美官兵
 到便不戰而退官兵乘勢追趕伏正却一面先領一
 軍從山後抄出徑趨景州暗傳號令不許妄殺一人
 妄擄一物只吶喊搖旗虛張聲勢誰知景州人民已
 是驚惶無措大家小戶出城逃難樊成兩家免不得
 也要逃避原來一日之前仇氏等一行人奔回家鄉
 此時成家和夫人因未往京中還在家裡聞樊植被

仇氏此時
羞苦亦有
人情處

厚評惻然
動心

妬念全散
真情始動

害仇氏又受一場苦楚甚為傷感隨即過來問候仇氏自念丈夫被難自己又陷于賊中而歸又羞又苦見了和氏不覺大哭和氏道年姆如今喪了夫主又無子嗣影隻形單兀兀無倚如何是好仇氏哭道早知今日悔不當初若當時留着羽娘生下一男半女延一脈宗嗣今日也不至這般冷落和氏見他有回心轉意光景便接口道若使羽娘今日還在年姆真箇肯容他麼仇氏道他今若在我情願與他相守但差之在前如今說也沒用和氏唉道好教年姆得知樊伯々雖然不幸還虧有箇公子宗祀不至斷絕仇

又揚一
激浪惹起
後文

氏驚問道如今有什麼公子和氏乃將前事一々說知仇氏倒身下拜道若非年姆如此周全妾身已做絕祀之鬼此恩此德何以為報和氏連忙扶起即令家人立刻接取羽娘母子過來與仇氏相見羽娘自聞樊植凶信已是哭昏幾次今見仇氏兩箇又抱頭大哭自此仇氏與羽娘俱因哀痛之故厭々抱病虧得和氏再三勸慰方纔小愈不想景州又逢寇警家家逃難和氏與仇氏羽娘等只得也出城奔避當下樊成兩家人做一塊行走行不上幾多路家人和了鬻養娘們漸々擠散止剩和氏與仇氏羽娘各抱着

有智者又有勇

原評活佛活菩薩

何等義氣

自己孩兒相携相挈而行仇氏羽娘病體粗痊已是
行走不動又兼抱着孩子一發寸步難移只得相對
而哭和氏心中悽慘便道不須哭我替你抱着孩子
走遂一手携自己四歲孩兒一手抱樊家小的慢々
行動不想被一起逃難婦女擁將來和氏身不由主
隨着眾人擁了一回々頭已不見仇氏羽娘和氏獨
自一人那裡照顧得兩箇孩子因想道我若失孩兒
還可再養樊家只有這點骨血須要替他保護沒奈
何只得硬了肚腸竟把自己孩兒撇下單々抱樊家
孩子奔入一箇荒僻山林中躲避過了一時賊兵已

成美勇有餘智如不
及此處却不
是應後文

退風波已息成家々人尋着和氏迎回家中仇氏羽
娘亦已歸家幸各無恙和氏把孩子送還只尋不見
自己孩兒羽娘哭拜道夫人高義雖伯道魯姑不是
過也只是公子尋不着奈何仇氏亦拜謝道年姆行
如此好心公子自然尋得只須多方尋訪自此兩家
各自差人在外尋訪話分兩頭且說成美聞得景州
有警果然回兵轉來相救符雄便乘勢追襲官兵大
敗不防伏正又從前邊攔住去路成美着忙匹馬落
荒而走却被絆馬索把馬絆倒成美跌下馬來賊軍
齊上將成美拿住綁解伏正軍前伏正喝退左右親

伏正果表
出正氣

解其縛，延之上坐，咲道：「明公還記得去年郊外彈鵲射鵬的少年否？」成美低頭一想，不覺又驚又喜，遂拱手稱謝。因問道：「足下既認得學生，那做同年樊植當時亦曾會過想也，認得如何？」前日竟見害伏正，咲道：「何嘗見害，便將救樊植放他出營，事說了一遍。」成美大喜，伏正移坐，密語道：「小可有心歸順朝廷久矣，今當斬符雄以贖罪，說罷，便羞心腹小嘍囉去。符雄寨中報捷說已拿得成兵部，請大王到來發落。符雄聞報，欣然而來，隨身只帶得二十騎，伏正先于營門埋伏刀斧手等，符雄入營一聲號起，伏兵齊出，將符

雄砍爲兩段，從騎都被殺死。伏正割下符雄首級，招降他部下衆嘍囉，說道：「我已歸順朝廷，汝等各宜反邪，歸正。衆人一向畏服伏正，不敢不從。伏正偃旗息鼓，請成美申奏朝廷，候旨定奪。正是

慷慨綠林客

曾邀邂逅歡

當年贈盃酒

今日釋兵權

當下成美上疏具言伏正投誠，計殺符雄，功績可嘉，并題明樊植未死，其隻身失陷情有可矜。一面回京復命，便道歸家看視老幼。樊家仇氏羽娘知成美勦賊而歸，自過來拜見。當日仇氏羽娘聞知樊植未死

原評又一
曲折真假
大守與假
固難辨文
憑有無亦
難證曲折
妙極

却是一喜成美和氏感傷公子不見又是一悲不說
兩家悲喜不同且說樊植自那日別伏正匹馬逃生
從山僻小路行了兩日方轉出大路上不想此時附
近州縣因朝廷差官勦賊恐賊兵猖獗俱各戒嚴有
箇守備官領兵扎營在三叉路口巡邏軍士見樊植
單騎而來疑是奸細拿解營中樊植說是楊州真樊
太守々備未肯信說道前日有文憑的尙然是假今
日沒文憑的如何是真况聞樊太守已被殺那裡又
有箇樊太守你明是賊中來的奸細樊植大叫道現
今奉旨勦賊成兵部是我同年你只問他便知真假

守備道既如此且待兵部成爺破賊之後查驗真偽
今且把來軟監在營裡樊植此時分說不得只得由
他拘禁正是

假的反認做真

真的反認是假

俗眼大抵如斯

世事誠堪嗟訝

樊植被禁營中因細問楊州假太守始末方備知自
己家小受辱十分忿恨後聞符雄已死伏正已降成
美奏捷守備正要申文請驗樊太守真偽原來成美
已先行文楊州及山東附近州縣備稱樊太守未死
已出賊營曾經到各該地方否守備得這消息方知

首尾照應
結得無憾
耶尚有憾
處一

接處即
是
了去憾全消

這樊太守是真的深謝唐突之罪隨即知會地方官
要起夫馬送樊植赴任恰好朝廷命下陞成美為兵
部侍郎伏正即封為山東掛印總兵樊植召回京師
改授京職於是樊植坐着官船從水路進京一日行
至一箇驛遞之前因天晚泊船是夜月色甚好樊植
步出船頭看月只聽得隔船裡有小兒啼哭之聲尋
爹覓媽口々說要回家去聽他語音是景州人聲口
那聲音却又厮熟心中疑惑因叫左右喚那隔船人
過來問道你是景州人麼那人道小的不是景州人
樊植道既不是景州人如何舟中有箇景州小兒可

原評妙奇
原評照前

抱來我看那人不敢違命只得去抱這小兒來那孩
子于月光下見樊植便連聲叫樊伯伯樊植大驚細
看時却是成美公子因平日樊植到成家來常抱他
坐在膝上頑耍所以認得親熟當下樊植喝問那人
道這是我年兄成老爺公子如何却在船裡那人
道小的是客商前日寇犯景州之後小的偶從那裡
經過有人抱這孩子到船邊來要賣小的見他生得
清秀用五兩銀子買了並不曉得是成爺公子樊植
聽了便留公子在舟中取五兩銀子付還那人那人
拜謝而去樊植領成公子急欲進京送還成美却聞

無一毫憾
兩家到此

成美已便道回家去。樊植本不要回家，因欲送還成公子，只得吩咐從人也到景州，暫歇不則一日。來到景州泊船上岸，且不到自己家中，却先到成家來見了成美。大家執手流涕，互相慰勞一番。樊植道：「小弟在路上拾得一件寶貝，特來送還年兄。成美道：「什麼寶貝？」樊植將途中遇着公子收留回來，話說知成美聽了，真箇如拾珍寶一般，喜不自勝，便令家人報與夫人知道，即往舟中接取公子回家。再三向樊植致謝，因咲道：「小弟也留得兩件寶貝，送還年兄。」樊植道：「有甚寶貝？」成美亦將和氏設計周全，羽娘并逃難保

一箇強娶，拒
而強娶，拒
妾一箇，竟
不娶，而竟
不娶，而竟
因娶者，却
不娶者，却
又有娶者，於
是見妻，明
利害，明白

全公子話細述一遍。樊植感泣稱謝。成美道：「老荆一向勸弟娶妾，弟以為既已有子，不必多事。今失子之後，又再三相勸，弟說他棄子，抱侄立心可嘉。或者將來仍自生育，亦未可知。不想今日失者復得，此皆出年兄之賜。」樊植道：「年嫂高義，古今罕有。小弟啣結難報，說罷便敦請和氏出堂當面拜謝。和氏亦謝他，收留公子之恩，正是。」

你又謝我

我又謝你

一報還報

昭々天理

樊植謝了成美夫婦，然後回到自己家中，見了仇氏。

原評大胆

言々如刺

原評偏用
羽娘勸妙

羽娘一喜一怒喜的是羽娘無恙又生公子怒的是
 仇氏輕身陷賊出垂露醜當下指着仇氏數說道你
 不識羞恥你生性狠妬不能容人若非成年嫂周全
 事已决裂我既不來接你如何輕身自到任所既陷
 賊中又不能死你今有何面目見我仇氏聽了又羞
 又惱氣得半晌說不出話只說得一聲道我死了罷
 樊植道你如今死也遲仇氏便嗚嗚的哭將起來羽
 娘慌忙勸住仇氏却來跪着樊植面前懇告道夫人
 雖陷賊中毀容破面為賊所拘禁不曾有甚點汚况
 歸來之後十分賢德善待賤妾保護公子從前之事

原評莫念
獅子吼

望老爺諒之樊植喚起羽娘沉吟不語少頃成美來
 答拜亦再三相勸和氏又遣女使過來勸解二舅爺
 仇化亦來勸慰樊植怒氣方息仇氏道我今情願削
 髮披緇看經念佛以終餘年樊植道你既有此心不
 消削髮披緇只照常粧束在家出家罷了羽娘道休
 說這話夫人原係正室仍當正位蘋蘩賤妾只合贊
 襄左右而已仇氏肯聽正是

今朝知遇必改 前日愚蒙等語
 一心推位讓國 不敢坐朝問道
 自此仇氏在家另居別室修學誦經讓羽娘主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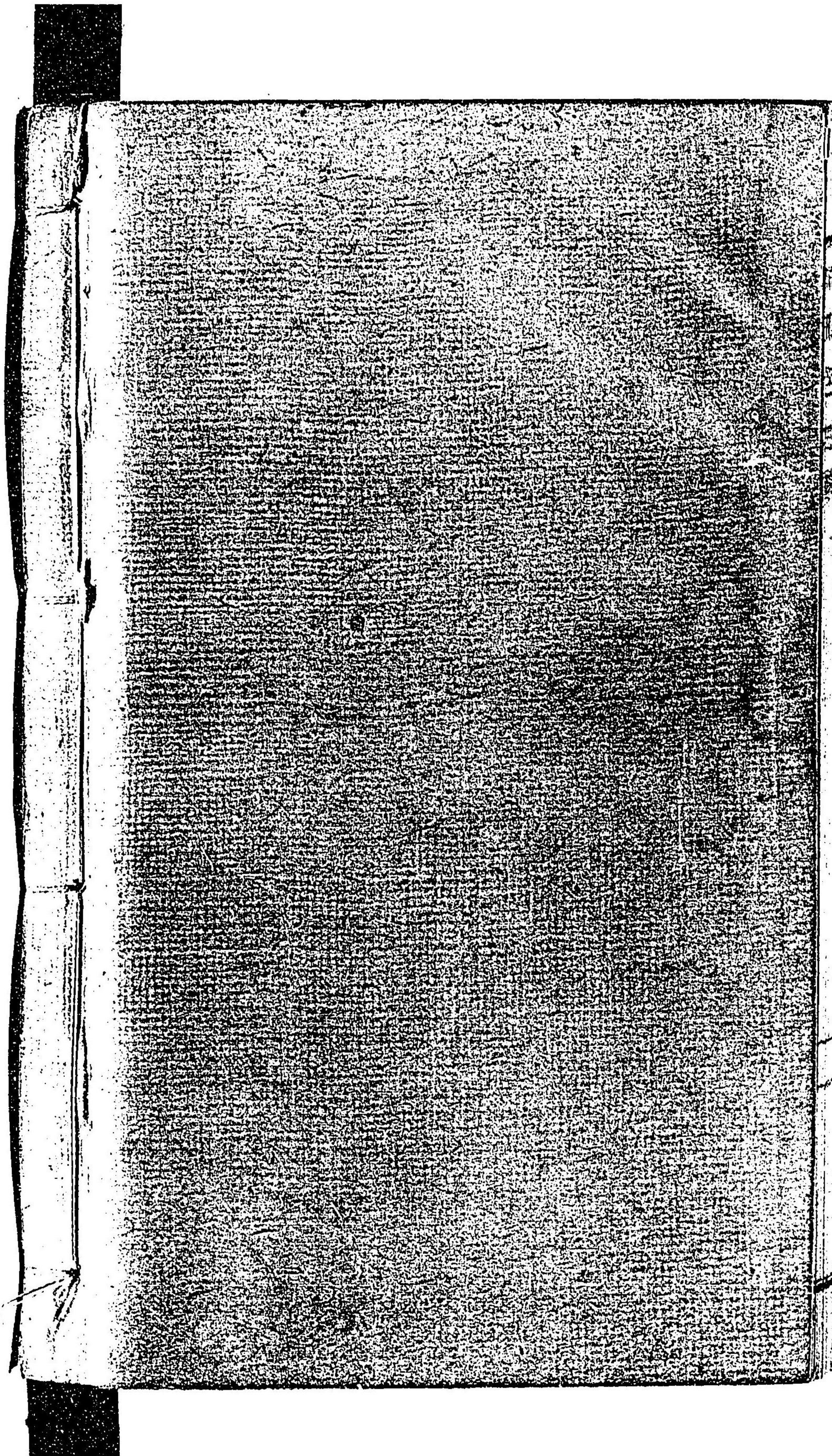
政樊植到京改授戶部員外接取家眷仇氏不肯去
 教羽娘領公子自去成美家眷也到京師明年和夫
 人生一女羽娘便把公子與他聯姻後來兩家之子
 俱各貴顯樊成二人官至尚書和氏仇氏俱臻壽考
 羽娘亦受封誥這是妻妾和順母子團圓一場美事
 其間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改惡從善亦有後祿世人
 傳之堪為勸戒

禍福有源
 不可強

評

美之妬美只為自恃其美不容天下更有美於
 我者此尹夫人所以見邢夫人而泣也若醜之

妬美不謂之妬直謂之不識羞耳讀此回書可
 曉



100724-001-1

923-H588gH

五色石

筆鍊閣主人/著

M18

DBX-0015

